

立齋間錄卷一

太祖於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為學士於是

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真學士及侍制

應奉等官洪武元年定品級承旨於六部尚

書俱正二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

十八年正月革承旨真學士侍制應奉之名

設學士二員秩五品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

品其屬則有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

侍詔外此有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





太祖未登基之前乙巳歲立國子學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

存仁金華人元許謙之孫愚按存仁乃謙之子非謙之孫也

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

吳元年改濠州為臨濠府洪武三年改為中

都府定中都築新城

在臨濠舊城西三十里

營皇城

在新城內

城內有萬歲山有四門曰午門玄武東華西華建宮殿立宗廟大社并置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于午門東西新城門十有二洪武

朝陽玄武塗山父道子順長春長秋南左甲

第北左第前右甲第後右甲第圓立在洪武

門外方立在左甲第門外

中都志

洪武七年十月

改中都府為鳳陽府署治于新城即舊會同

館而為之賜名鳳陽府者在鳳皇山之陽

也二十七年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學

同上

洪武中撤中都宮室名材建太龍興寺於鳳陽

府治之北正統五年火天順二年奏准撤皇

城內中書省等衙門房五百餘間依式重建



上同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  
南京既立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北京令有司  
次第舉行

楊王墳在盱眙縣西南八十里太平鄉津里鎮  
牧羊山西北洪武元年設祠祭署以王親陳  
氏為奉祀設墳戶一百一千戶供祭祀灑掃  
王姓陳氏先世維楊人徙盱眙年九十九卒  
皇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

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  
為楊王夫人建祠於太廟之東歲遣重臣致  
祭近有言王墓在盱眙者詔內臣及園立署  
令往祭而修治之設灑掃戶以護視塋城命  
詞臣宋濂撰文樹諸神道

徐王墳在宿州城北七十里閔子鄉龜山之左  
豐山之右王姓馬氏閔子鄉新豐里人孝慈  
高后之父國初追封徐王配鄭氏封徐夫人  
人洪武四年詔立廟塋城之南設祠祭所二



十五年改祠祭署除徐王親武氏為奉祀祀  
丞二員宿州奉春秋祭注餘節序之祭徐州  
供備設墳戶九十三戶供灑掃

洪武四年夏六月丙申

皇帝御宮門召禮部尚書陶凱諭之曰皇后父  
徐王馬氏世為宿州人家閔子鄉新豐里王  
本農家素質朴以兄弟齒序人稱之曰馬三  
少壯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  
剛強疾惡見有為不義者視之若仇讐然或

少忤其意輒肆毆擊雖至死無所謂憚鄉人  
無敢犯當元政失馭天下將亂以忿爭殺人  
恐逮於法移家定遠及天下大亂乃挈皇后  
母避兵它所而以皇后托定遠郭氏俾育為  
己女後郭氏首難自立為元帥收鄉民兵朕  
亦為部下士遂以皇后正位中宮封皇后父  
為徐王母鄭氏為徐王夫人以他無繼嗣因  
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奉祭然稽諸典禮古  
無其義於是即王所居鄉里闕地於堂封之



南作新廟奉安神主每歲以春秋仲月俾有  
司祇奉祀事尔其述其梗槩刻諸堅砥用垂  
不朽

至正壬辰汝頰兵起定遠郭子興拔濠梁據之

時錢氏子孫居浙東者家傳唐昭宗賜鏐之  
券猶存乃遣使覓得按其制作焉

太祖於開國之初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  
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當時集成有大明  
集禮而樂未有全書

洪武元年命中書蕭瑩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  
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  
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  
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  
定制諸司職掌

洪武初西北邊防重鎮日宣府曰大同日甘肅  
日遼東日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有四鎮

寧夏守鎮亦永樂初始  
立正統中始有榆林

太祖未登之前鑄大中通寶既登寶位乃鑄洪

至正一行下接下頁  
上卷天向一保

時錢以下係接下頁  
此作錢券事脫漏於



武通寶

洪武元年制大明令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大明律明年書成

洪武三年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詔鳳尚寶寺丞臣濂佐其事

皇上潛民間為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隨挺身入

臣濂以下接法自佐其事

濠梁抵其城為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親馳活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為親兵居數日子興謂曰汝單居當為汝婚子興暮歸與夫人飲食語及斯事次夫人忽惋惜謂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傑是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而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矣興悟遂以女妻之

孝慈皇后是也後子興南至和陽薨歸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陽王立廟於滁祀之其女為



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  
七日

上親橐子興事實召太常寺丞張來儀諭使為

文刻于廟右

文載中都志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  
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  
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力牧皐陶  
夔龍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

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  
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尔忽  
博尔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洪武初欲作鉄券而不得其製作依制有言吳

越王國史臣濂佐其事基姓劉裕伯姓秦同

姓詹稼姓睢韶鳳姓樂濂姓宋

出東濂小錄序

洪武辛亥八月應天府鄉試禮部以聞

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

之任

濂小錄序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樊觀徵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入朝授皇子經遷起居注總修元史  
陸翰林院學士

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

洪武己酉冬宰相奉

上旨纂修一代禮樂書選取天下儒士十八人

宋訥西  
隱文集

洪武三年御史胡延平嘗上書言今國家宜徒

都閔中據古今說事情累數千言見楊士奇  
所撰胡延平傳

洪武三年庚戌詔天下郡縣更修城隍廟祀立

木主退泥像郡廟儷郡治之制縣則又與縣

治圖焉改舊圖新遠近一制以次第告宋訥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惟等十八人授編修等

職入文華堂命宋濂為之師俾肄業

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

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主之給各冬夏衣時賜白銀鞍馬

潘廷堅字叔剛當塗人元李為富陽邑教諭乙未年車駕駐蹕太平授府教授明年克金陵改中書博士庚子除金華同知壬寅召入除翰林學士嘉議大夫以老致仕子黼初為太平教授金壇縣主簿擢起居注丙午除中書左司都事丁未除嘉議大夫江西廣東道按察使會修大明令為議律官洪武元年卒四

十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元末為山長乙未天兵至

太平安率父老開城門降即參幕府歷江南

行省都事員外郎知黃州府饒州府吳元年

拜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洪

武元年除中奉大夫江西省參知政事卒于

任年五十七子晟浙江按察使昱知州謫戍

寧遠洪武三十年八月安妻陳氏赴京陳訴

太祖親命釋之



錢宰會稽人鏐之裔元末老儒洪武中徵同諸  
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已而以國子博  
士致世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省之設本於  
權宜之制中外並稱失尊朝廷意乃詔丞相  
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  
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方希直代宋景濂  
學士選葉布政序  
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  
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繫獄中天子方怒空

印事以為欺罔行省大臣二十餘輩守令署  
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  
軍遠方丞相御史大夫皆知其無它罪可恕  
莫敢諫寧海鄭士利書為數千言言數事而  
於空印事最詳士利遂輸作終身而竟殺空

印者

希直  
文集

洪武丙辰俾任內外職九年為滿秩每三年具

錄行事之實朝京以考績焉

宋納  
文集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



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

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

宋濂所著章中丞益神道

碑其後葉君出守南昌沒于王事後五年章

君為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去御史中丞授封伯

爵授老於家五年乞骸骨還山宋濂事

太祖幾二十年洪武九年六月首置翰林承旨

以濂為之是年冬十一月致仕歸金華猶歲

一朝京師十三年冬其孫慎以罪被~~行~~舉家

當真重辟上念之特降赦安置茂州明年五

月二十日卒於夔州年七十二葬府西蓮花

山下

國初各行中書省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

行礼獻官以守禦武臣為初獻文臣為亞獻

終獻洪武十四年命以文職長司通行三獻

禮武官不與祭

洪武十三年召壺關縣儒士杜敷到京十月初



一日制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

之賢者於是金華吳公沈字潘仲由太史屬拜

東閣大學士臣親製誥文以授之方希直文集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

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文

昇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操筆立成

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

淵大學士會建太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

而職大司成者往往迂悞師生相奸教化不

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

前弊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司道既立大被賞

遇二十三年春壽八十卒于太學

洪武十八年三月十四日

聖旨恁禮部選年紀小秀才將尚書陳氏蔡氏

二傳并古註疏叅攷是非定奪去取編成新

書將來看中了時刻板印去各處教習下次



科舉使用他欽此欽遵行取博學通經教官  
將陳蔡二傳并古註疏叅攷編類成書進呈  
洪武二十八年新較正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刻  
板完備給散天下學校

洪武二十年冬命禮部尚書李原名等著為禮  
儀定式凡三十七條出使禮儀凡三條二十  
七年又命禮官叅用二書為出使禮儀總二  
十條

高庙亦難受諫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不能

出為山西蒲州學正例應進賀撰表

疆道与疆道同  
故太祖意之起其  
笑也

高庙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  
曰萬壽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  
字擬之即差人逮來引見曰送法司問汝更  
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陛下有旨表  
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  
聖孔子之格言臣為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  
祝君之至情今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  
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



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陳寧大夫劉三吾學士俱茶陵人寧告歸赴京

將朝見而自引決三吾亦再召入京道卒得

之高郵陳嵩  
訓導攸縣人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正

為正七品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

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

行人多孝廉人材

上以其將命四方徃徃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

進士為之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

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典軍司等事則

命之餘外不奉

旨諸司不擅差而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年八十九十為鄉閭所推者

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絮帛

者為令

陳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

教授温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職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

上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武  
元年首陳為治要道三事授翰林學士皆亂  
賜肩輿校尉十人昇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  
固辭

上御華蓋殿詔令坐草平西詔極喜賜宴重賞  
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  
大學士復辭除太常寺卿又辭遘疾

上親賜藥命太醫院官醫治賜錦褥被粥米及  
瘥除禮尚書又固辭

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  
衣命引入內澡沐錫宴

上命令其子克宿衛亦辭屢蒙厚養當時公侯  
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官醫治弗痊卒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米鈔葬祭次子恭順

天間官至兵部尚書管柴炭遇後因子貴贈大理卿有揚士



奇撰  
墓表

太祖皇帝天兵克金陵元江南行臺御史大夫  
福壽死之天下既定立廟京城都南土門因  
廛市喧闐弗稱神定洪武二十一年秋命工  
曹改作於欽天山陽明年夏告成功尚書臣  
秦逵傳制俾臣宋訥撰碑記

洪武九年星變求言遙縣學官葉伯臣謂人曰  
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  
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

矣縱不求言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  
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國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  
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  
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  
理絲於棼亂之<sub>後</sub>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  
<sub>繆</sub>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正朝  
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sub>烏</sub>  
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不可然非敗之根也



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

上大怒曰小子何乃敢踈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收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啗其肉伯臣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秦詔繫刑曹問狀瘵死獄中

方希直作傳

浦江張孟兼洪武中為大常丞兼自負為文奴

視同輩劉基為嘗

上言今文章士第一為宋濂臣基次之又其次則孟兼由是愈自高既而濂基薦之未幾除山西按察司僉事以善糾擿著聲譽陞山東按察副使時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厚甚印以見之人主自尊重禮節少兼孟兼自任無敵且印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入召守卒



答之月朔望入學令諸生講經孟兼故以語  
侵譏印印不平孟兼尋復以它事騎馬入布  
政司謫筆僚吏問罪具言將上封事言于朝  
僚吏惧勸印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  
封事終不上也

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下遜治答之  
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  
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其橫否則且為所  
擠

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我今乃與尔抗遂械  
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sub>擊</sub>垂死持論  
棄市詔印曰我除尔害矣善為之

方直  
作傳

藍玉從李文忠征西番封永昌侯洪武十五年  
命副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二十年征北虜  
至哈刺哈之地後封涼國公玉於靖寧侯為  
姻家靖寧既坐胡黨誅滅玉內懷憂懼二十  
五年征建昌回見

上覺



上有疑之之心每謂其所親曰

上位取我回來著我做太師如今又著別人做了先前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景川侯曹震東川侯胡海會寧張溫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都督陳麒許亮江信張政聶縉王名苑鼎祝哲馬俊謝雄黃輅徐質及軸鱸侯男江陰衛指揮朱能東川侯男胡二舍府軍衛指揮陶文吏部尚書詹徽神宮監太監呂昇潘陽侯察罕達官

潘陽侯潘之侯

乃兒十花西僧汝寧王光府軍衛指揮榮碧英約以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同

上出勸農時舉事覺坐誅

出逆臣錄○按二十六年九月初十日詔

有胡萬藍黨被誅五千

王禕字子克義烏人吳元年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侍禮郎兼引進使傳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洪武元年詔議踐林禮改漳州通判會詔修元史徵還與宋景濂俱為總裁史成拜翰林待制壬子出使西夷方希真所作像贊序



雲南元孽梁王拒險弗庭洪武壬子詔待制  
王禕往撫諭之不聽館禕別室禕屢諭以禍  
福久之見執瘞于地藏寺北時癸丑冬蜡也  
雲南志所載王景常所撰文節墓志建庶人立其子官大學言  
于朝贈學士謚文節

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冊允炆為皇太孫  
詔曰曩古列聖相繼馭宇者守立儲君朕自  
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  
前者操將練兵平天下亂偃天下兵奠生民

於田里用心多矣及統一以來除奸暴去豪  
強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為重嫡  
孫允炆以九月十三日冊為皇太孫奉

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皇太孫即

皇帝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追尊懿文皇太子  
為

孝康皇帝懿敬皇太子妃為

皇太后

姓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



皇后

壽州人中都志載太常卿呂本之女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詔

書云又將呂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高皇帝同祀於西宮

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民詔行寬政赦有罪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為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若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徃歲減三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

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

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室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為忠厚以底治平二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己巳以都察舊署太平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皆

賴以寵綏之

方孝孺奉勅為記



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為  
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  
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擢選良吏以治海內  
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勸而未及期年  
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為  
榮而不貪位祿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為  
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  
思洗濯瑕青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  
上猶以為未也親權廷臣二十有四人為採訪使

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  
由是天下欣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  
不自奮勵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  
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  
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

天子以為可用會大同有警俾持詔往撫慰民  
兵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  
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

方孝孺送徐  
思勉序文



庚戌科會試錄序○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  
隨之氣之盛也敦大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  
氣之衰也險薄佻盱之徒衆而為亂作聖人  
中兩間而立所以輔相天地豈有他哉凡以  
保合培護是氣使人充盈而不至於消靡以  
病乎生才也自唐虞以來賢才衆多之世未  
有不由人主作興以成之者人主豈張能人  
以為才也哉能無傷是而已尔  
大明啓運我

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

孝康皇帝以正德仁恩培植邦本所以輔相極  
其盛矣今

皇帝即大位篤紹前烈一以仁義為治朝廷之  
上和厚博文之士相繼而出天地之氣混淪  
會合賢才之衆其不在茲時乎建文二年春  
天下之士貢於鄉者咸就試于禮部蓋幾及  
千人

上慎重選掄之任俾倫等司其去取恭率諸儒



不敢懈怠以二月九日至二十有五日止畢得  
士若干人可謂盛哉然才之生也資乎天地  
而其成也復佐佑人主以贊天地之功使天  
地之氣和非特賢才輩出而五穀登群生遂  
而嘉禾畢集海宇宴寧靡有一物失其所者  
上方日新聖德以圖至治多士為時而出輔庶  
政而永鴻業俾斯民重見二帝三皇之盛豈  
非天下之所深重望於將來者乎 嘉議大  
夫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具川董倫序

皇上嗣寶曆之二年大比天下士英翹俊乂之  
材受鄉薦之會試春闈者幾千人禮部尚書  
陳公迪右侍郎黃公觀同知貢舉前期以考  
試官為請特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公  
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典文衡以綜其事  
同預校藝者右拾遺朱逢吉暨修史官無勤  
業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監察御史王度俞  
士吉以二月八日入院越十七日畢晨興夜  
寐殫力竭慮而校閱之文理粹而華實兼者



咸選擇而不遺詞義乖而旨趣異者亦黜落而不貸參互考釋僉議克諧而始揭名焉嗚呼昔古盛時獻鄉書而登天府之名偕計吏而署奉常之籍故濟濟多士而幸遇其會卒成其業克遂其志者幾何人哉矧今聖明馭宇文軌會同而貢舉於甲令三十有餘年矣魁文鉅鄉胥此出焉而竒勳偉績垂光簡冊以彰一代之盛者固無以加矣士君子風承響接趾美于前不啻倍蓰焉將見以其所學

施諸有政而有司之事卿大夫之職輔相之業皆其夙習而素講者豈特見諸空言而已有先朝以來掇魏科取上第者其氏名之所紀載具存而弗泯况當

皇上龍飛之初建文之始而泰運方開者乎昔賢有云士非科目不能以自達夫既達矣所以致君堯舜而康濟斯民者不勉諸建文二年歲在庚辰春二月望後十日中順大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謹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  
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  
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  
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  
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輔僚之缺於是  
天子以王所舉為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携李  
朱君仲湯為伴讀將行李弟孝寧時為中書  
舍人請士大夫賦詩以餞之惟昔

太祖高皇帝以神才雄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  
室寡弱之弊衆建支庶羅列海內宮室服用  
下

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  
廷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  
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  
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  
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

天子慨然為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  
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為宗室謀可謂



遠矣朱君首膺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希

直送朱仲湯序

遼州處士高魏贈司馬相公忠孝兩全序○士之處世有二道焉出與處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若伊尹傳說之於殷太公召公之於周此固聖人之遇後世罕及下至漢唐晉宋亦未嘗無其人也若漢之蕭曹諸葛唐之房杜姚宋晉之羊祐王謝宋之呂蒙正寇萊公司馬公韓魏公殊勛異政名載竹帛班

班可考傳曰何代不生賢不濟用至我聖朝肇興之初設庠序立國監以育英才經今三十餘年濟濟多士固過越于前代矣其文章政事可與前賢齊驅並駕而爭衡矣予不知其他所知者惟吾友鉄公一人而已何以知之其幼處鄉校也聰敏邁倫長同冑監也英華拔萃先事

太祖皇帝也試以盤根錯節而驗其能今事皇上也任以山東叅政以宣其化不意於建文



二年私某某為不軌

上命征虜大將軍曹國公統兵百萬而往代焉  
三路供給糧餉山東中州山西德州為山東  
屬郡水陸四通五達之道而大軍聚集焉以  
待其進取孫子曰與軍十萬日費千金况百  
萬乎鐵相之任漕運也水陸並進飛芻挽粟  
露積山立未嘗乏用元戎國公亦嘗賞勞焉  
不意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並無  
守禦官軍人民逃命散走四野一空鉄相與

魏並轡快快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  
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至於其  
不意某某於五月十六日率眾寇城詭詐百  
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鉄相遂使軍民穢罵  
賊寇彼知忠監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  
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  
濟南戰守而剄其鋒某某乘破竹之勢目中  
已無江淮矣今原濟南之功比之廣昌東昌  
如摧枯振落者真若急流中之砥柱也攻圍



三月彼既智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圖解

皇上明見之遠捷音方至遂命翰林檢討陳某賚銀段以酬其功績吏部主事魯某送誥命以光其世封三代其榮極矣昔范文正公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以為恨今我司馬公父母俱存而同享爵祿曾祖亦追封其官其孝可謂無間於幽明矣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今於鉄

相可驗其實矣原其出處之分明孝忠之兩全古今名士亦少其矣魏忝為孝之名今得升斗祿雙親已沒興言及此不覺心手酸軟閣筆廢書不能不戚戚於懷也及司馬公赴京謝恩也

皇上贈御宴送下程諫行言聽膏澤於下軍民不少矣朝廷公論原其堅守之功既陞本司布政位不滿其才德復授以大司馬之職任征虜大將軍歷城侯以總天下之兵馬進取



焉其相機決勝雖在於主將與參副而運籌  
策申軍政量虛實籍司馬之一人須待平燕  
之畢自有史官大手筆圖麟閣垂竹帛流芳  
千載耿耿不磨者由其忠孝存於心窮通不  
易志故得聲聞滿天下香名傳後世也殊勛  
異政委身致力不避艱險以社稷為憂者豈  
魏筆所能發揮哉但魏始與司馬一監中與  
司馬相比征知其始終出處之云尔誠恐後  
日史官聞其名遺其實故特贈此姑備戰守

進取之實錄耳

退敵乘喜宴樂水心亭賦

皇上嗣寶位屢下詔以求賢或舉邊陲之軍伍  
或舉下僚之卑員逸民側陋草澤魚鹽思武  
職於鉅鹿之下夢文武於版築之間側席求  
諫傾耳聽言於是本州之大守充舉子於林  
泉禮請送於京師赴天官之選銓值之  
不執命將帥之征焉憑坐井之管見特獻策  
於君蓬蒙



聖恩之寵厚參贊軍務於戎之前心期子房志  
慕仲連修書尺欲屈強燕志抑鬱而不伸  
攬歸轡而南遷至濟南之日而被圍思張巡  
守城之中堅幸遇知己之相逢英軫濟濟而  
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憲  
高公之糾慢參軍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  
之能勇儲給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  
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構衆資群策屈力保  
全焚燒賊衆之樓櫓擒獲巨寇之大奸是日

也天地晝晦劍戟聲寒湖水為赤原野  
彼既窮而力盡我固守不動如丘山乘夜  
遁去棄甲奔還聞風聲而鶴唳已破膽而摧  
奸侑勝事報四方辱幽之國具捷音奏九重  
仁聖之前

高巍賡和鉄叅政贈詩○群書歷覽見隨何錯  
節盤根利器磨久隱遼山思傳說等閑尚志  
慕鄒軻為臣盡已全名節處友知音取瑟歌  
只尺凌烟題姓字歸田舊計且蹉跎○勉賡



前韻○供輸糧餉若蕭何竹帛公忠事不磨  
講藝投戈明卓茂輕謀淺慮笑荆軻傾心順  
水催舟揖側耳臨風聽凱歌方想從來福祿  
大共成保障莫嗟蛇○又贈○山林隱逸一  
書生上策平諧自失驚董賈同心陳治道蘇  
張異路笑縱橫歸其草舍名高隱豈望朝廷  
作六卿管蔡監殷同日叛周公狼跋亦東征  
○又賡前後韻○糧儲轉餉若蕭何耿耿香  
名永不磨竭力榮心常會計從流順陸並舟

軻琵琶不解青衫濕玳瑁安思白雪歌異日  
功勞垂竹帛三傑同載世無多○又○韜光  
晦迹號狂生脫穎囊中衆笑驚自薦平安班  
後立要盟楚主劍頭橫常羞秦帝辛垣衍且  
喜和番蘇子卿承稟元戎如不許披堅執銳  
亦能征○又○憂民為國老儒生進退存亡  
久慣驚十載芳名林下隱五陵和氣劍頭橫  
昔年有表平胡虜今日陳情動國卿三寸筆  
如安國劍燕人來格又何征○從軍吟○百



萬貌貅過大行軍容整肅陣堂堂亡群走兔  
無藏藪失木飛禽近上蒼白刃林磨山振響  
紅旗風動日無光將軍駐馬鞭麾指信宿擒  
燕會晉陽○班師迎過倒馬關○隸騎千群  
過鴈門旌旗簇簇綵雲屯晉民遙見皆驚喜  
燕寇聞之喪膽魂燦爛銀盈明雪月青紅綉  
襖浥煙塵將軍不速追窮寇勝笑降燕在莫  
春

皇帝始即祚布德施仁大宥萬方恩聲義聞震  
于四表孟夏之間群黎胥慶於是天啓厥祥  
地効其珍乃元年使者還自西方爰得青玉  
於雪山廣袤踰二尺揆其初徵兆異常質理  
粟溫世所罕見來獻天府先是

上在宮儲常夢神人致

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宣獲玉宸表密感未及  
宣露二年正月十一日

上將郊祀乘輿出宿齋宮其夕復若有覩與前  
夢協驚悟欣喜遂命玉人肇工琢為大璽方



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歲十二月工以成  
奏名曰凝命神寶三年正月元旦告于

天地祖宗為文以示遐迕

方希直凝命  
神寶頌序

處士高巍上時事○一墾荒田臣讀**西**風七月  
之詩見周公**拳拳**以農桑為念者蓋農桑者  
衣食之本生民之命教化之源也有國家者  
誠不可以緩夫不畊則無粟不蠶則無衣豈  
非衣食之本乎禮義出於富足盜賊出於貧

窮豈非教化之源也臣觀河南山東北平數  
千里沃壤之士自兵燹以來盡化為秦莽之  
墟**土**著之民流離軍伍百不存一地廣民稀  
開闢之無方展轉於臣心久矣今欲變曠野  
為沃土臣有三策**馬**一則當下以明詔頒告  
鄰境布政司末役游食之民示以**開墾**之由  
各取地方順便兩處有司各立文簿去者審  
其所往來者根其所從官給子種牛隻蠲免  
三年之稅使之盡力開**墾**此一法也二則凡



官吏軍民人等全家遷發化外者不必照依  
荒田去處限以畝數使之自備牛隻子種料  
時科徵此又一法也三則我國家承平日久  
干戈無黷武之勞走馬有糞車之用當廣設  
屯所使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又當內立司  
農之官外設田畯之屬使之巡行郊野督責  
勸勉始見四野無曠土之譏千疇有多稼之  
美矣

二抑末役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  
多為何蓋因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  
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勤舉家勞苦或欲薄  
歛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為商賈者坐列  
街市日登壠斷窺時去取賤買貴賣獲十分  
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於國家用度哉彼則  
乘堅策肥冬煖夏清妻奴無苦身之勞飲食  
有兼羞之味四時有適體之服終歲優游而  
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  
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能衣



綿絹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則遲三五年間末後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轉延於南畝矣

三慎選舉惜名爵慎選舉者得人材之本源惜名爵者待有功之盛典故古之明王愛一類一笑况名爵乎古者舉逸民揚側陋實聖王之盛典故所謂逸側陋者如太公之釣渭

伊尹之畊莘百里奚之販牛孫叔敖之魚鹽一旦舉而用之不惜高爵重祿而勸賞之為何才足以頹綱振紀德足以變化風俗故不問其昔之鄙賤也今我朝所取人材科目最多曰孝弟力田曰聰明正直曰歲貢人材及孝廉等項命各處有司每歲務舉一人往往輒赴吏部以聽選官除之雖知人如劉穆之識人如裴行儉未能一特別辨其賢否也舉當無賞不當無罰是以有因循苟且而不得



其人以臣愚見若保得其人儒吏兼濟及器  
量重厚聰慧敏達加以吏部復考查而任用  
之其後稱職而當者有賞不當者有罰如此  
名不得虛爵無妄費也故漢宣帝有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可  
不慎其選歟故漢時有官者子孫後為姓氏  
曰倉氏庫氏此倉庫官之後也可不愛惜歟  
四開鉄治臣聞地不愛寶夫寶者何魚鹽金  
銀銅錫鍤是也今我國家魚鹽之利既興不

可復有議也惟金銀銅錫黑鍤所謂山澤之  
利未盡出也曰金銀雖寶不過富貴之家為  
婦女之首飾銅錫為器皿粧點耳惟黑鉄一  
物軍民利器不可一日而無者也天下山澤  
之利臣不知其餘且以臣隣境所有言之今  
在河南之北北平之南山山西之東山東之西  
舊有八治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鎮曰崔爐曰  
祁陽曰山喃兒曰沙窩曰渡口詢之故老言  
說在胡元時設立總司提督榻取曰萬貫例



禁民間不敢私販此胡元之舊弊今三布政  
司地面農民多缺利器欲自搦取許納課程  
猶且不敢以臣愚見以產錢去處行移文榜  
如有丁力之家或兩戶或三戶或五戶相合  
起爐一座礦炭隨便所取國家月課收鈔貫  
止徵錢數易換粟帛許民興販如此上濟國  
用下便農器庶不棄山澤自然之利也臣昔  
經過礦炭之場識料炭之例而興販之實得  
軍國所用之大利也

皇帝既即位 紹紀今年元為建文春三月上

丁

車駕幸大學親祀先師孔子拜跪盥獻咸用享  
廟社禮縉紳聚觀皆思自奮以進庸於世秋  
八月天下當大比大學及畿內士集于京府  
者千五百人有詔命翰林儒臣及時之名士  
校其文御史蒞之而董其庶事則屬之府僚  
佐焉七月甲辰入院越九月己巳而畢屏蕪  
點陋選擢俊良蓋去者幾十之八而登名於



籍者二百四十人非難之也蓋以

上初取士天下後世將於是觀盛美焉而不敢弗慎也昔

太祖高皇帝創業紹正統之三年即興科舉至十七年甲子而益盛歷四舉而至于茲今在朝廷之人率多先朝之所簡拔者也

方希直所作應

天府已卯科鄉試小錄序文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魏係山西遼州五指里民誠忻誠忭稽首頓首謹言伏聞鳳凰至諸禽

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類之微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況人靈萬物者今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權忻踊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

聖詔頒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理萬機之勞天下士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嘉賀

太祖皇帝傳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



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臣之陋

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於千萬年也微臣才識踈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

聖代宏軌之遠故又復詠歌大雅下武二章以賀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軍士微臣高巍久蒙教育頗通經史知

聖君即位體春秋五始之要敢不奉表稱賀以

聞

王仲縉送司業張先生祀宣聖詩

張名智字去畧

聖皇嗣丕祚舉禮秩無文幽明既昉嚮小大齊駿奔况茲曲阜宅巍巍闕里尊神靈于斯萃於焉致明裡肅村豈無人顧屬耆德臣精誠冀有托建此皇意惇輶車戒遠道宴餞及良辰雲山渺東魯歸途春正殷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自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縣几



玉鳩扶各一者臣誠恐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閭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  
齡之竒遇豈一己之私榮臣素無闕閱功勞  
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信於古道自分無用  
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尊  
親之職稱臣為三業帝王之師自媿學匪經  
論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懿皆由睿性之  
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嶽恭遇

皇帝陛下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  
報功為心能自得師與人為善念臣久陪於  
硯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以召  
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相十年  
之如昨入承顧問喜動聖顏出視班行驚非  
昔侶

階下存求舊之意推養老之心既俾正席於詞  
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使之富頌  
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



裁於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  
加禮文彌**茂**。綵几玉**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  
雲章賜佳名以怡老。朝著誇其榮美縉紳嘆  
此遭逢。惟漢顯宗稱其養老迨宋仁廟亦克  
尊賢。然桓榮受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  
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  
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其美。媿茲老朽乃得  
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高**豈獨臣門之多  
幸。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  
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  
嘆。至於瞻**書**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忠  
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名聖壽願祝  
與天而長存。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  
至謹奉表陳謝以

聞

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

名倫

世居燕之宛平

自為儒生處山林間服**粗**褐而茹藜粟已懷  
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



朝為贊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

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宮宴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灾在旦夕草封數千言上于闕下而題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方希直有記倫既出為叅議已而謫居遠傲至是召還歲庚辰會試倫克總考官注脚云東昌府恩縣人○又揚士奇撰李侍即嘉墓誌云前大學士董倫時為宛平學諭公從受業

王紳字仲縉侍制禘之子蜀王聘教諭蜀群將十年新天子即位召為國子博士遂入詞垣編摩

太祖實錄常以其父死事聞于朝得贈謚庚辰十二月卒年四十一其送劉子祿詩曰來上疏入九重由此蒙恩謚文節並紳遺文

王景彰為山西布政司叅政坐事謫雲南建文初召還為翰林侍講預修

太祖實錄中都志



東里楊公舉明經任教職未赴會朝廷以博學  
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編纂悉赴吏  
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統讀其  
策獨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  
工也以為第一奏授王府審理副受命之明  
日復召入翰林任編纂明年  
太宗即位改翰林院編修士奇按張統以洪武  
三十一年自雲南布政召為吏部尚書則此  
所云編摩者正

太祖實錄也

皇帝肇禋于上下神祇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十二月癸卯朔乘輿臨視  
殿壇戒飭百里滌牲省噐各嚴厥職無敢或  
偽是月戊寅

上御奉天殿公卿群士咸受誓戒其夕宿于齋  
宮明日己卯出舍皇邸尚食進素膳及期行  
事自元旦至於祭天地開朗日月華曜侵氣  
屏除風氣穆清方當出鍊龍旗徐行萬騎不



驚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六軍百姓欣躍聚觀  
洎將展禮玉輅望門降趾而脫鳥登殿秉壁  
奠瓚興俯拜跪寅畏慎恭如對

天顏與神明居星妃岳君海王瀆長翕忽晻霏  
若歆若格夜半禮成仰瞻霄漢煥朗澄瑩  
上為動容昧爽還坐正殿在廷臣僚及百執事  
相率賀畢同進言曰王者嗣位而郊見

上帝蓋上以占天心下以定民志若天地享答  
神靈悅豫黎民永福受祉苟不順洽人用弗

寧今

皇上肇祀而神祇協贊六合之內光照顯赫陽  
明發野隆慝消伏決于旬日纖翳靡形白叟  
鮑翁嘆未嘗遇茲豈智力所及哉

上之至誠貫徹二儀

皇天降鑒錫以萬年休命祥徵灼灼可信不誣  
翰林侍講臣某曰誠之動天固然矣然臣伏  
覩

陛下自即位以來鴻恩惠澤漸漬萬赦重罪免



逋租恤困窮賑乏絕受直言褒賞良吏登任  
才俊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  
而不忍以歛妨農仁聲義聞聲格穹昊上帝  
眷懷保佑顧綏若父慈子夙夜不怠禋而居  
歆蓋盛德之明驗也夫所享不常視德臧否  
以為喜怒有德而生民安其治則天心悅無  
德而怨讟下興則天用不佑德之動天厥惟  
昭哉臣不佞幸執筆綴從官後躬覩盛禮謹  
作頌辭以明聖德之格天以播善政之無極

其詞曰

上帝至仁視民如傷眷求同德俾典萬邦自唐  
之衰夷擅中國迨于有元人胥于狄赫赫  
太祖受命孔時黃鉞朱旗載清九圍復天之常  
修人之紀蕩削穢腥上帝攸喜休養黎元若  
疾在身大功未終授之聖孫惟

聖天子

皇祖是嗣奉承天心克受帝祉沛澤是施大賚  
是庸祈揚不陳囹圄虛空孰祖之逋奚貸之



負厥數千億棄而勿取孰為螟蟲撲之除之  
降以風雨俾涵濡之登賢用能幽滯奮發容  
受嘉言衆志必達四海所還有萬其區仁溥  
暢庶類昭蘇乃諏令辰正月壬午誓戒臣工  
大祀攸舉陽德顯融斂戢群陰天開日舒百  
神鑒臨玉輅出郊樂備不作齊于祠宮盛服  
儼恪肅肅于動粟粟于言

上帝在茲敢有弗虔昭哉廣殿取類明堂金鋪  
瑤礎勢切穹蒼鼎俎既豐幣玉既飾地燭熒

煌駢牲芬苾乘輿徐來及門而趨執圭屏息  
仰覲

天居乃輿乃薦乃綏乃燎儼若居歆觀其色笑  
命分臣僚獻于群神合敬同成百里具陳雲  
君岳祗海王瀆伯厥靈洋洋來舉飲食帝謂  
天子致孝事天爰錫純嘏子孫萬年

太祖嘆言天子至仁恩加黎庶四夷咸賓天子  
稽首受天之胙拜跪周旋如奉寶璐樂止禮  
成夜氣正中星斗交羅其光粲粲聖情欣豫



上帝予輔萬口同聲昔未嘗覩還坐法宮端  
拱受朝至和盈廷如聞九韶

天子曰嘻來尔臣隣惟天惟祖匪德疇親政或  
未修惠或未博各殫乃心助予諮度勿厚其  
歛重困細氓勿苛尔刑必臻于平乃稽詩書  
乃施教化乃建皇極崇王斥伯準則克禹紹  
述高周純用道德配古作述邪慝陰類弗昵  
弗使君子陽剛是崇是仕民所願欲宵旰惟  
行其所謂惡絕于未萌人心欣悅天命自乂

聖子神孫百世之保流以源長國以仁興敬  
天靡諭萬方永貞

皇帝嗣大寶位清心恭己喜怒不形輕徭減賦  
賞罰以類舉措得宜行之期年萬姓悅服群  
生欣豫薄海內外薰為太和上猶謙讓弗自  
以為德且暮親政勤勵靡遑復於乾清坤寧  
南北二宮間為退朝燕處之殿置古書聖訓  
于其中沈玩靜思名之曰省躬諭以尚父所  
存丹書之旨夏書所歌聲色邇室之戒曰汝



其以是為銘

方希直文集有銘

高巍上書內一件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臣當借漢為喻昔漢高祖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強秦滅暴楚以定禍亂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其漢高祖遠慮之策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相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

股大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半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為矣故發痛哭流涕之歎其欲削移七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其強悍不臣之必其弟厲王者謀反廢處蜀郡罰所當也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以累文帝寬厚不如乃考又遇晁錯恃才刻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過趙涉遼說洧灑指示之方幾



危劉氏之社稷則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昔我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位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太祖皇帝遭胡運之大更群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群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捷海內之國三皇五帝不能臣服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効職焉比之漢高誠以為過正所為我武維揚于湯有光者也雖因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孤秦世之陋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萬人莫敵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



西表襄山河地產良馬屈產之乘在馬其人  
剛壯所謂山西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  
王之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  
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  
野地里坦平肥沃其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  
知其北雖曰沙漠寒涼不毛之地廣畜羊馬  
其土地之人不畊不蠶皮衣肉食跨馬是務  
遼金殘元藉之而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  
王之其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  
諸葛處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王府主  
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星羅碁布  
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皇帝之聖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  
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  
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  
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少  
則無邪心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肢莫不率從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當行主  
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  
於齊燕吳楚潭湘齊兗吳楚潭湘分王於秦  
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  
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則藩王之權不  
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  
禮如歲時伏臘外國所貢稀罕之物并京制  
嘉穀美味命使臣頒送之就問起居安否何

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  
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  
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會  
親王告太廟削其地以廢處之豈有不順服  
者哉臣常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  
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  
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之疥癬也骨  
肉之患人之癢心之疾也疥癬之疾有四時  
而搔癢五體命良醫而修藥一掃之而平復



矣腹心之疾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以腰脛指股為喻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今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也各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危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臭而口好其其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攪亂吾心而已故鑿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既和

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為身家而先是以堯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即孔子所謂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

貴州都司軍士臣高巍係山西遼州人原係洪武十五年願入大學生員蒙本州知州王欽奉

詔書內一欵以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保舉到京於建文元年九月十二日蒙吏部引奏為臣不曾在役欽依發還本所今臣有姪高

二應役不缺臣雖不為國用聞知謀軍作亂人人得而誅之臣委身敵愾之心不能自己謹奏為願使協燕事臣聞成周時管蔡監殷以叛周成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才率武王伐紂之大衆取三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也而周公緩攻徐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用也故必待



三年之後而滅絕之其初豈不敬三叔武庚  
自悔過而投誠耶觀東山破斧之詩可見今  
某國謀為不軌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最爾一隅之  
小國固易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耶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膽塗地乎臣  
願奉

明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理之  
詞對彼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  
之義無讎殺之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  
則著我

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盡臣子之節義盖自  
古用兵交使其間昔酈食其掉三寸之舌下  
齊七十餘城魯仲連修咫尺之書燕之軍將  
見者無不涕泣臣雖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  
有二子破燕不齊之素志惟在



皇上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

高巍為假周公說援引詩書反復幾千言

說云

昔周公聞流言之謗避位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或戮而奏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奸傳聞之口如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移檄遠近大興甲兵侵襲疆宇所以任

事者得藉其口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為名也臣獨以為不然殿下欲伸伊尹周公之道也雖然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臣愚過慮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昧乘釁率眾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辭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



古之用兵若孫武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  
來已經數月尚不能出區區最尔一隅之地  
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用兵之計  
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勝其老  
子又云**佳**兵者不祥**令**計大王之將**士**東戰  
西伐馬無停足殆亦疲矣况朝廷驅天下無  
限之師大王以一**隅**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德  
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衆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  
三十萬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  
殿下乎盖將軍屢戰則疲疲則離離取大王  
如拾芥正所謂能徒料人臣寄跡巖穴不忍  
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願效一策盖以為  
一二之慾而顛覆百萬億之生靈露宿風眠  
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膽塗地孤人之子寡  
人之妻毒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灾是豈智者之所為哉臣以為動干戈孰若  
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君****王**臣之義大明



骨肉之親愈厚天下萬世之幸也臣以得奉  
聖天子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  
頸血汚地者緣臣宿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  
於其間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  
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  
陽揮三尺于馬上兵不血刃席捲驅逐群雄  
屏跡奄有華夏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

也是以既即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  
胙土封建子孫歆其藩屏王室而外禦戎夷  
其神謀聖筭為天下孫子萬萬年之慮也以  
王之賢智躬承

先帝聖訓不為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  
骨肉之親翻成仇敵其為

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計  
臣躬奉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為帝室最近之親何



至如此未嘗不灑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為賢備述情由上表謝罪按甲休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寬宥大王擅興甲兵軍民將士脅從之罪如用脩親好則天意順人情和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矣如其不驗臣願烹鼎鑊并無畏色不然大王執迷不回捨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輕謀淺慮及及干戈走塵冒霜露恃區區之小勝忘親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強敵強而為此僥倖不可成之

恃事臣不

知

孰

優

而

孰劣也况

太祖皇帝大喪未終毒興師旅恐與伯夷叔齊太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雖殿下有清夷朝廷之心天下臣民未以殿下不無以篡奪之議幸而兵勝得成固中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之士以大王為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愚臣之言可得伏願大王再思而審處焉



國朝處士高巍言嘗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為國家排難解忿上足以安宗社下可以服黎庶而無一毫微利干譽之私臣擣櫟朽材年甫桑榆遨遊山野經史自娛內有飽煖之樂外無攘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素慕仲連子產之為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朽也臣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聖子神孫本宗之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

祖訓一定萬世永賴

聖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惟心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嘗考妣莫願立於朝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藩翰二帝三王之治咫尺可待此萬世磐石之固也吁不意大王忽聞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



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遵之以智武者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伐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者乎如反掌尔今殿下論親親最賢最長即我朝之周公也當存周公太公至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安重自修使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廷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惟其我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皇帝純德文王大行皇后茲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輔我

皇上守成邁成康故以周家始終之說言之巍白髮書生蟬蛸命微生死不惧者但久蒙太祖皇帝教養無所補報况朝廷勉勵風俗於洪武十七年已行旌表愚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為家之孝子不可不為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披露忠膽陳大義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親如故罷



兵息民臣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

麾下從軍秀才高巍謹上北征長篇五十韻伏

冀電覽 詩曰

皇帝建初一年管霍蔡叔共流言不思

太祖艱難日遂入鵠梟惡鳥篇

皇帝虛已問群賢遭家多難豈有天群臣叩首

御堦前選將練兵去平燕三軍宿將無可舉

取人無過親賢裏一一重瞳親鑒別文武全

才居上列通天玉帶就賜腰之拜受辭金關

即日推輪送江滸奉命北征三叩首竒謀勝

美蘊胷中奏捷飛書待日數旗旄央央映日

明軍容肅整向前行不徐不疾盡一舍最爾

燕城早晚傾躬承制諭效曹彬城陷務不戮

一人緩攻徐戰非示弱生靈糜滅痛傷神歛

兵長圍且退守能與士卒同甘若在昔吳起



吮癰疽卒毋聞知悲死所即旦水流草復青  
軍人超鉅馬騰鳴九蒙犒賞願奮戟一鼓天  
誅四海清春日載陽鳥嚶嚶江山明麗木忻  
榮懽懽良民不易肆執訊獲醜歸神京緩轡  
鞭敲金鐙響衆軍齊和凱歌聲奏凱還京告  
太廟自古班師當宴樂金鼎玉盃布天庭光祿  
進饌且樂工歌杖杜與攻車鹿鳴四牡皇華

彤弓

湛露更相奏絃歌悠悠樂有餘醉酒飽德時  
靡爭蒿呼萬歲賀升平放牛牧馬桃林野載  
戢干戈不用兵退食公門拜老母喜動慈顏  
上壽酒座中嘉客有誰人惟有亥唐張仲友  
論功行賞禮當封官上加官祿萬鍾御筆丹  
書鍊券至同與山河誓始終憶昔唐朝郭子  
儀同心輔佐李光弼聖朝名將隨時出身係  
安危更有誰魏本僚山一野民當年有入志  
成均幸受微職斷事府斷事不明宥從軍授  
筆班超事已遂據鞍馬援志將伸今逢大帥



斯文說何必乘槎去問津

立齋閒錄卷之一

立齋閒錄卷之二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守固  
藩國以左班奸臣竊**美**威福骨肉彼其殘害  
起兵誅之蓋以扶持宗社保安親藩也於六  
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  
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  
知小人乘時有事圖報私讎擅自綁縛劫掠  
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



斯文說何必乘槎去問津

立齋閒錄卷之一

立齋閒錄卷之二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燕王令旨諭在京軍民人等知道予昔者守固  
藩國以左班奸臣竊**美**威福骨肉彼其殘害  
起兵誅之蓋以扶持宗社保安親藩也於六  
月十三日撫定京城奸臣之有罪者予不敢  
赦無罪者予不敢殺惟順乎天而已或有無  
知小人乘時有事圖報私讎擅自綁縛劫掠  
財物禍及無辜非予本意今後凡有首惡有



名聽人擒拏餘無者不許擅自綁縛者惟恐  
有傷治道諭爾衆庶咸使聞知

計開奸臣

大常寺卿黃子澄 兵部尚書齊泰

禮部尚書陳迪 左副都御史練安

翰林院侍講方孝孺 禮部右侍郎黃觀郎許觀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少卿胡閔

戶部侍郎郭任 盧迥

刑部尚書侯泰 刑部侍郎暴昭

戶科給事中陳繼之 吏部尚書張統

侍郎毛泰 監察御史董庸

曾鳳韶 王度 高翔 魏公勉

宗人府經歷宋徽 臣敬

禮部侍郎黃魁 戶科給事翰求

謝昇 黃彥清 戶科給事龔泰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中山王子徐

葉惠仲 牛彥先 山東布政鉄鉉

都御史茅大芳 山東僉事胡子昭



指揮宋忠

蘇州府知府姚善

德慶侯廖鏞

周璿 高不危

大理寺少卿盧元質

左都御史景清

左拾遺戴德彝

北平布政使張昂

葛誠 **盧振**

魏國公徐輝祖

衡府紀善周是修

翰林修撰王淑英

沛縣令顏瑰

左斷事高巍

蕭縣令鄭恕

黃子澄江西袁州府分宜縣人洪武十八年會

試第一少年有文采伴讀東宮建文時為太

常寺卿建議削諸王之權大見信用已而生

赤族妻入浣衣局生子名舜家兒鄭氏養為

子冒姓鄭今尚存生女四兒在南京西院

題寒江抱釣圖詩曰風攪蘆花雪作團扁舟

一葉任盤桓榮身不用千鍾粟度日常消一

釣竿款乃數聲天地窄遨遊萬頃水雲寬絲

竿直下三千丈欲得鰲頭與世看永樂十一

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寺等官於右順門口奏



有奸惡齊泰的姐并兩箇外甥媳婦又有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條漢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又有三歲小的女兒奉欽依由他不的長到大便是箇蕩賤材兒又奏當初黃子澄妻生一箇小廝如今十歲也又史家鈇信家小妮子奉欽依都由他欽此

齊泰應天府溧水人兵部尚書北兵起泰主征之策命持出師多其籌畫兵至金川門潭王

及李景隆開門迎降泰出走過廣德州遇王原乘後被執凌遲而赤其族泰宗族兄弟宗敬叔楊彥時求等俱克軍從第敬宗典刑

陳迪字景道寧國府宣城人世居麻姑山西村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宥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迪初備償有志操洪武初辟本府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試除翰林編修乙丑二月陞侍讀預修大典解進書成辛未八月陞山東布政司左叅政捕蝗弭盜



綽有政聲甲戌十月丁**內難**起復辭弗乙亥  
二月陞雲南左布政時普定曲靖烏蒙等處  
苗賊倡獫狁率土兵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  
金綵幣之賜戊寅八月徵詣行在陞禮部尚  
書授特進榮祿大夫庚辰水旱有旨集議迪  
以刑獄未清乞勅法司精擇公廩仁厚官分  
詣司府州縣將罪囚審實具奏區處勿令久  
禁致傷和氣又建言逃民家業盡喪又畏公  
私逋負之迫失今不恤必致團結山林爲非

俾所司願歸者善加存恤否則令所在附藉  
給與閑田耕免其三年差徭庶得民安盜息  
上皆從之辛巳三月加太子太保辭**蕪俸**不  
授聞北兵迫近與太常卿黃子澄吏部尚書  
張統兵部尚書齊泰戶部侍郎郭任刑部尚  
書侯泰禮部侍郎黃觀翰林院侍講方孝儒  
左副都御史練子寧大理寺卿胡閔左拾遺  
戴德彝宗人**有**經歷宋徵戶科給事中韓永等  
奏請急設法防禦不然禍且不測



大宗皇帝既即位召迪與子澄齊泰任孝儒安  
德彛永等不服皆被族誅迪既與二子鳳山  
同日死家人拾遺骨歸葬於宣城計家橋圩  
埂上後宗姐有憤其累已謫戍者握其骨投  
河中洪熙元年詔釋宗姐在戍者還鄉給復  
產業成化壬辰郡人設迪神主於鄉賢祠甲  
辰郡守復於迪故居址立祠並立石墓門寧  
國舊傳是曰既縛父子六人於柱將刑鳳山  
呼等曰父親你累我們迪曰我兒不要說這

語迪罵不絕口遂割鳳山等舌鼻耳火水炒  
熟納迪口中使食之遂俱凌遲碎骨有老奴  
拾遺骸負歸宣城塋外家計家橋  
練安字子寧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人洪武十  
八年進士及第歷翰林修撰遷吏部侍郎左  
副都御史嘗上書論國公已而靖難之師渡  
淮靖江王府長史蕭用道與衡府紀善周是  
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  
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詰兩人安言國



事至此尚不容者乎言顧所論吾過有則改無則加勉詰者媿而止三十五年六月內生族誅始以直言謹論對策于大廷繼以柔和忠厚揚翹于法從時中外之士以文學行義稱之逮

皇上嗣位升之銓曹而屬之進賢退不肖之任正月二十四日校尉劉通等賣帖一特科引犯人張烏子等男婦六名為奸惡事又引犯人楊文壽等男婦五百五十一名為奸惡事

欽依是連這幾日解到的都是練家的親前日那一時起還有不爭氣的在城外不肯進來嗔怪催他又打那長解錦衣衛把這小廝每都拿去同刑科審近親的揀出來便凌遲了遠親的只發去四散克軍若拿遠親不寬把近親的說出來也都凌遲了二月又解到鄒公謹等男婦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孺字希直台州寧海人父克勤字去務從董昇學易元未仕洪武三年郡辟為邑庠人



稱愚菴先生已而以母老罷歸明年部使者  
薦詣京師授濟寧府知府四年以誣被繫孝  
孺上書政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  
江浦終歲特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  
年十二月卒于京聞兄弟孝友

見希直所稱父行狀  
及宋廡所撰墓版文

方正學負精純之資脩端潔之  
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  
以伊周爲準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道  
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小實有志於

聖賢者也

王仲紹遜  
志齋集序

正學先生早有盛名自童

時鄉人即呼爲小韓子近今年既壯而德愈

疑故其爲言益**老**粹嘗着學箴九首

王仲紹  
跋語

方

希直篤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宋公門者  
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

也

葉先泰送  
希直序

正學方孝儒稟氣粹和秉志直諒

爰自幼冲**通**修厥學厥學既昌爲德益著由  
是大肆厥辭若披雲漢昭回罔有不瞞克丕  
皇猷式輔玄化聿洗委靡舊習以昭我



皇家文明之治厥惟旨哉

王仲諧還蜀玉序

希直從宋

學士為文章其年甚少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中縉紳以至四方尤

虎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

蘇伯衡洪武丙辰

序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贊一覽輒

奇之館賓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乃去明年

丁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其進脩之功

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

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

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卿蘇長公輩姑置勿

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識孰為先後

也今為此語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

當信其為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

宋學士希直

年甫弱冠聲譽已播於縉紳間國初文任為

屬迄今德性凝定年益

之春以蜀府召命之成都



還漢中

王府序

天子即位首召入侍講翰林院而名益著聞中集之  
側聞被召計必獲當大任敢有說以進於左  
右凡人有所措天下之材固難自用其才者尤  
難如子房於高祖能用其才賈誼於文帝未  
能自用於才者也何則子房於高祖察其可  
行而後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德以用之而嘗  
受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以間信如陵勃不  
可得而非任勸何不可得而奪子房所以能

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  
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灌降之屬得以  
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  
不能自用其才也今

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  
帝可比而**執事**之術遠及皋夔亦非子房賈  
**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時君  
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  
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世於唐虞



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與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而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人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固不待愚言之贅然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求其失於

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其得爲乎天下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切謂忠於執事未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王叔英與正李書

文廟初即位欲詔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迫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命草詔乃舉聲大哭曰將何爲辭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於地曰有死而已詔不



可草

文庙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及其族孝孺學於

宋漁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

忠義之氣凜然不可犯瀛不及也天順先生

既應召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

中尋用交薦侍講內就刑長謳而絕聞者悲

之

侯泰字

人刑部尚書三十五年

正月內到濟南等處運糧五月內前去淮安

致軒直姓名即詳觀  
即公瑾胡國新  
此年銘簡

等處運糧本年六月二十一日赴京行至高

郵與皂隸上高人茅邱仔一同被拿本月二

十六日送錦衣衛鎮撫司七月初十日典刑

弟敬祖男玘俱七月十五日典刑其他子弟

多充軍身故妻曾氏年四十九未樂元年三

月配象奴刺三為妻後刺三病故未樂三年

六月以老疾病發為男錦衣衛繫匠人侯京

兒隨住六年送浣衣局至九年三月京兒尚

在監聽決



暴昭 人刑部侍郎

陳繼之字 福建莆田縣仁壽里十五畝  
人庚辰科進士戶科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  
多占腴田乃奏僧道人給五畝以賦民從之  
北兵起繼之又有建白因肆指斥京師平與  
黃子澄齊秦巨敬韓永輩不服被族誅父四  
季年六十九發耳肅克軍本年十月二十四  
日行至開封府病故母黃一姐年六十五發  
耳肅隨住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行至鄭州

故男徽仔四歲隨母饒氏給配後以永樂六  
年抄送鎮撫司十月十六日在屯田所病故  
妻饒氏即姚氏年四十二配象奴阿 為  
妻女進奴年十三歲配指揮表江為 奴一  
歲永樂初故弟余翔等俱克軍

張統字昭季號鷓鴣菴又號月川西安府富平人  
文行知名統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叅  
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  
祀神壇祠公署廨宇與 夫上下典儀公用



程度悉統裁定民夷心乎遠邇真安洪武三  
十年入觀考其功能爲天下第一深蒙獎諭  
而遷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癸未夏六月  
王師既入京城統縊死於部之後堂

毛秦

人吏部侍郎

董鏞

人監察御史

曾鳳韶吉安府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

高皇帝升遐後爲監察御史時藩王入覲有馳  
皇道入且不料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

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  
愕靖難師起議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  
行者鳳韶獨請行至軍前不納取竹通節入  
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既而歸第

文廟即位嘉其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  
召又不赴乃剝血書憤詞於襟其畧曰予生  
居廬陵素負骨鯁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  
地下而不媿吾天祥矣嗚其妻李氏子八望  
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有九李氏亦死于



節云

王度字于中年四十七惠州歸善縣人由明經  
儒士任山東道御史其年七月內發賀縣十  
戶所充軍永樂七年七月發北京去訖

高翔西安朝邑人有文學節行洪武中以明經  
徵爲監察御史

高皇帝甚眷注翔所論奏無不闕國家機事當  
上心者革除間

文皇帝素聞翔名召將大用之會翔服喪服入

見語又忤旨乃殺翔於其家沒入其產諸給  
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以世怒罵御史也  
親戚皆配爲軍

魏公冕吉安永豐人爲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  
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公冕與大理寺丞鄒  
公謹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敵之幾死其日  
報朝二人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  
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或曰急迎附曰使  
吾二人改其臣節明君必所不用



文皇帝繼統二人皆自例詔表其族

宋徽宗和宗人宗人府經歷嘗建議削親藩屬籍故靖難之師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深

改

巨敬陝西平涼人戶部主事

黃魁人禮部侍郎

韓永陝西西安人戶科給事中癸未六月與陳迪巨敬戴得彝等被責問不屈而死同約守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

牛景先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於

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

牛景先的次女合無照例刺了奉欽依還照

舊例科遲欽此

卓敬永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於奉

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卓敬女牛景先次妻劉

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欽此

鐵鉉鄧州和豐鄉人由監生除禮科給事中華

除年間陞山東叅政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



二日送司十月十七日典刑時年三十七十  
月初五日山東布政司經歷司送其家屬到  
京男福安十二歲永樂二年發河池千戶所  
克軍康七七歲永樂元年在鞍轡局病故揚  
氏年三十五是年十月初五日取送教坊司  
元年閏十一月初病故女玉兒四歲送教坊  
司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氏並海南安置六  
年故以上並南京錦衣衛鎮撫監簿山東叅政鐵鉉初為  
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謝昇父旺年七十四男咬兒年二十俱本年十  
月初二日發金齒衛克軍四女俱送浣衣局  
妻韓氏年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送洪國  
公立福處轉營奸宄

黃彥清相傳有黃清者巡撫某地方

太宗即位頒詔至力拒之其下皆用命欲其力  
寡而死蓋即彥清也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洪武丙子舉人為戶科都  
給事中癸未六月王師入京城駐金川門泰



自城上投下死年三十六

金華府志

陳彥回年四十七莆田縣惟新里人任徽州知府是年十月十一日典刑妻屠氏年五十二元年四月內就浣衣局取配蔚州千戶卜爻生為奴

徐壽

葉惠仲年六十四台州臨海人曾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辰會試考官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凌遲妻蕭氏配永樂衛千戶秦貴為奴

高廟善之字曰昇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

高廟命屬鉉鞠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叅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既而出戰



文廟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  
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  
耳鼻亦不顧碎分其體至死罵聲方已後思  
忠烈不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氏有愧焉大順  
日平氏名安一名保兒驍勇有名戰時得勝  
庚辰四月以都指揮從曹國公戰白溝河辛  
巳閏三月藁城總兵十餘萬大敗比於小河  
壬午春督遼兵十餘萬圍通州又至單家橋  
四月退至靈壁大戰為北兵所擒

上慰勞備至命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事京城既  
平久之

上嘗謂平保兒尚在耶遂自經死  
茅大芳年五十四揚州府泰興人由儒士入官  
嘗寄詩淮甸守將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  
將軍志不磨縱使火龍蟠地軸莫教鍔騎過  
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  
耄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初  
起為山東鐵布政所拒久尚未到淮三十五



年八月十七日與其男順童道壽俱典刑幼  
男文生永樂四年十二月亦處決順童男添  
孫充軍道壽男歸生等俱在監續故妻張氏  
年五十六發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教坊  
司右韶舞安政等官今於奉天門奏有茅大  
茅妻張氏年五十六病故奉

聖旨着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擗去門外着狗喫  
了欽此

胡子昭年四十一歲嘉定州榮縣榮州鄉人由

儒士任山東按察司僉事

先是原辰年  
與同鄉文官 本年

八月十九日送鎮撫司九月十一日處決妻  
王氏年四十帶幼女住兒配千戶喜孫為奴  
父復初年八十三充軍母郭氏年八十一隨  
往男鎮年七歲習匠六年五月故繼年十四  
習匠永樂三年充軍九年三月間令叔監聽  
決見在

宋忠始為鳳陽衛指揮使以智勇聞洪武二  
十一年督都齊讓討西南夷無功以忠代為



叅將以庸功奏華除君尤任之元年二月詔  
忠調緣邊各衛馬步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  
衛精壯官軍悉選隸忠麾下靖難兵起忠守  
懷來大將俞瑄守居庸關相爲聲援己邗靖  
難將指揮徐安等敗瑄拔其城瑄走依忠而  
居庸爲將所守

太宗嘗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則居庸必有  
爭之理伺其未至可先擊之於是鼓譟直衝  
其陣忠大敗匿于厠搜獲之遂誅之男謙年

十六任鎮南衛指揮使三十五年九月克軍  
既而賜死

姚善字克一湖南安陸州人任蘇州知府是年  
六月二十日送問七月初十日凌遲妻宋氏  
年七十二配燕山中護衛指揮紀綱爲奴本  
年八月改配旗手衛指揮張泉爲奴長子節  
賀縣千戶所克軍幼子繼兒蘇州隨母給配  
保兒項兇永樂九年尚監候聽決三女俱替  
陳虛家屬爲奴



廖鏞魚爲州巢縣人已故得慶候廖推男任散  
騎元年四月初十日鎮撫司奏送刑部伊弟  
銘鉞俱克軍父昇其州克軍母湯氏年四十  
五并銘女俱送浣衣局堂兄烏撒衛指揮基  
本年十二月到京自首

周璿青州府諸城人曾抗禦燕師壬午內難  
平戮死妻王氏年四十三男蠻兒七歲是年  
十二月隨母給配隨往永樂九年三月內板  
監聽候

高不危

人壬午七月十七日送到不

危任所家屬男婦十三名弟宣年二十七海  
南衛克軍實十三歲發習匠永樂九年三月  
案令監候聽決

盧原質字希魯台州寧海人世爲巨族父仲鄉  
稱質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洪武二十一年  
登進士第二人除編脩陞太常寺少卿革除  
間多所建明

文廟登極詔族其家原質與弟原朴等皆死於



難

景清陝西寧州真寧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  
第二人歷陞右都御史

太宗即位群臣朝服稱賀清著衰麻哭於庭  
太宗罵曰此是亂臣清曰你是賊子當命力  
士以金瓜碎齒至死罵不絕口以草裝屍  
者奏曰屍自行動

太宗太驚是夜又夢清以血唾罵寤是所夢衣  
血腥燦々遂以奸惡抄及九族後子孫逃出生

改姓李不拘尊卑皆云李景云

戴德彝浙江寧波府奉化縣人洪武二十七年  
進士第三入翰林院編修侍講監察御史華  
除間改左拾遺靖難師起死于難

張曷山西澤州人為北平左布政使己卯七月  
六日靖難兵起曷不屈而死永樂三年六月  
二十三日札料引犯人程亨等男婦五名為  
奸惡事合送該衙門奉欽依是這張曷的親  
是鉄錦衣衛拿去着火燒



葛誠不知其所以仕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  
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  
三司官入視疾皆惧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  
於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遺人至京奏事  
齊泰等言於上執之鍛鍊成獄即發符逮王  
府官屬且約謝貴舉兵誠許爲內應後謀不  
密見戮族其家

盧振

人嘗與魏國公徐輝祖同  
謀抗禦靖難之師事見輝祖傳

徐輝祖中山王徐達之嫡長子洪武

年襲

魏國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揚士奇  
是編終

文廟過江時湖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  
奇周是修輩俱在朝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  
府學拜宣聖遺像畢自爲贊繫於衣冠自縊  
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枋亦有  
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爲  
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



尔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  
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  
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於徵若  
留於**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  
及也

天順  
日錄

王叔英字原采號靜學黃巖人少年豪氣不屈  
為**文嚴**重通和洪武丁卯辟仙居訓導丁丑  
改德安府學及入修撰於翰林嘗薦子為學  
士於朝士奇由是獲用壬午夏客死廣德府

其妻死於獄二女亦死於升叔英之特死也  
沐浴具衣冠作絕命詞序及斬詞初叔英與  
同郡林佑方希直友善叔英有文若干篇佑  
序之未幾佑先沒既而叔英死希直亦縊死  
士奇歆慕集叔英文求無完稿

成化間好事者  
收拾無

一重修王修撰墓記云廣德城西五里許王  
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姓王氏名叔英  
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為文字官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道自經而死死



時嘗自爲序文曰生旣久矣未有稱於當時  
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自爲詞曰人生  
穹壤間忠孝徒然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  
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經肥其空在案對  
之不能蕪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  
與齊餓死首陽顛周粟豈不獲所見良獨偏  
高從縱從遠從繼從爾無足傳千載史臣筆慎勿  
稱希賢尋有詔治奸黨二女赴井死其妻繫  
獄死人爲上其所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

其心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

**壬**盛希年

曰可葬我

祠山之麓希年卒叔葬

之蓋原采希年同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  
中少師楊公士奇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  
撰王公原采之墓且爲文以祭之曰先生之  
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  
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然歸虛乘  
雲翩、我懷先生崇西大川祠山之麓旣固  
且深適致觴奠神其來歆蓋原采嘗薦楊公



建文朝以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  
陵夷公歷任建文君永樂五年八月朔日  
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萬萬  
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  
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  
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因此不曾罪他只着  
在閑令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着  
他嫡長男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

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欽此

驗封司  
兼簿內

周德字是修以字行太和人足修初舉霍丘縣  
訓導入見

太祖高皇帝擢周府奉祠正建文初有告言王  
府失事王府官屬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  
改衡府紀善預纂修于翰林數論國家大計  
及指斥用事者衆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  
動



太宗皇帝既渡江駐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  
留書其家別有人江中隆解大紳胡光大蕭  
用道揚士奇且付後事墓入應天府學自經  
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

太宗皇帝即大位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  
請加誅戮

鞠為丘菴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  
瑛初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縉紳及  
官廣德者以持羊祭於其墓而訪諸故老得

其遺事而詳云原采入廣德未幾車駕渡江  
郡人皆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  
齊泰來奔潰歸原采以齊為二令州人執之  
既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決死時年未四十  
蓋其見理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由有  
所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而自經  
於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  
無後而為修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人或  
議之曰原采建文臣子不為諱而表章之非



罪耶瑛曰不然也自古忠臣義士各爲其主  
原乘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於

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况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爲  
四時凡禽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  
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  
之言是也麀牲有石其鏡諸廣德州知州蕭  
田周瑛記 楊士奇簡問廣德州官訪王

靜學葬所 翰林院修撰王叔瑛先生洪武

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晚卒於廣德州就葬

於彼未知其寺中在觀中位但聞臨卒時囑

所下處姓潘師兄爲葬之近祠山上下令煩

詢問其墓鞠爲正莽所可

諸君者僅有楊  
公之碑而已

顏瑰字伯瑋廬陵人楊士奇亦廬陵人過沛縣

悼伯瑋云伯瑋其先出唐魯公之後伯瑋爲

沛令

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歸附伯瑋度不



支遂不出時惟一子在側預送之出走遂入  
衣冠南望拜自經其子不忍去父已死亦死  
之事其國史僕於伯瑞有故過悼之詩去平  
生金石見臨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河山  
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故鄉住近聞丞相  
先德傳從魯太師歆酌立墳何處足離：芳  
草泪空垂垂和楊少卿韻父子捐生總  
蹈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隴遺民識地  
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

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高巍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入學十七年蒞  
表孝子尋除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八月初  
一日上表陳策欲壅河南山東北平兵後山  
田及抑末枝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上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發貴  
州閔索領千戶所克軍仍許一姓伍建庶人  
初立上書陳情乞歸田里既而有詔求賢僚  
守王欽郡學禮送赴鈴曹北兵起獻策款以



弱藩王 權差參贊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  
景隆軍務修書詣北軍講不聽乃歸景隆軍  
駐劄德州俄戰敗與督餉參政鐵鉉在臨邑  
盟誓招兵協同守濟南又從征晉陽鴈門等  
處後聞京師已平縊死于驛

鄭恕年五十六台州府仙居縣二十六都人由  
訓導舉蕭縣是年八月十七日典刑凌遲妻  
彭氏年四十七并妾夏氏女百家奴年五歲  
俱送浣衣局男漁：男指姪諷：男中港俱

發北京種田男湜永樂七年三月內姪及八  
年二月內各病在監故

太宗皇帝既即位華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  
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  
年三十五年其故皇太子及妃稱皇兄懿文  
皇太子皇嫂懿敬皇太子妃建文君廢為建  
庶人

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迅掃區宇東抵虞



淵西踰昆侖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振  
蕩六合忽爽暗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  
寧謐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  
武德澤廣布至仁弥流姪允烝以幼冲之資  
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  
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於上而不  
畏地震於下而不惧災沴承天不聞其過飛  
蝗蔽天而不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泆無度  
禍機回發將及于朕朕為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奸惡王  
得與師討之朕遵奉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  
蓋出于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  
聲罪而攻之者允烝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  
拒朕荷

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壩上殲之于  
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  
殲之于靈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  
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



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自絕于

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以中止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應

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勸進朕拒之再三爰乃俯徇輿情己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

一今年仍以三十五年為紀其改明年為永樂

元年

一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

一奉天征討將士數年以來從朕征討披堅執銳擲風沐雨忠義奮發屢戰屢勝翊輔成功勤勞多矣簡在朕心宜速論功陞賞用酬前勞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



吏軍民人等有犯除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  
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殺故殺人蠱毒  
魘魅毒藥殺人及見提奸惡不赦外其餘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罪無大小咸赦  
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濟相代岷五  
府被誣陷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罪  
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武  
官子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為民軍發

邊遠者仍還原衛為奴者即放寧家入官田  
田產照數給還

一迺年為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充迺運所水夫  
皂隸膳夫人數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  
論所出一應榜文條例盡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  
請赴京量才擢用其有志尚閑逸不願出仕  
者具實來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待養若饑寒不能自存者官爲賑濟

一山東河南北平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俱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揚州今年秋夏稅糧盡行蠲免其餘直隸府州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半共有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課段疋

木植蘆草等項及軍民所養馬疋牛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牲並免追陪其弓兵破辦蘆柴者仍優免二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北流移人各還籍復業合用于種牛具官爲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例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陞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軍官有陞職事者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原職一各處新收勇士壯士盡數放回爲民各安生



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司盡皆革去指揮  
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  
亦各罷官放還

一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撮工人  
匠俱各放還依次輪班

一各處見皆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  
盡皆停止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勿得一  
毫擅自科擾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爲  
事克軍民罷閑者赦免軍役復其原職亡故  
者子孫承襲總小旗革役克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軍人等有因公差或被拘執不  
得已赴京皆免其罪

一各處官軍守城有係別衛調到并征進漫散  
軍士見在他處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許  
得難阻當其奉差守城文武官員及內官人  
等詔書到日俱各回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



贖還

一 逃軍逃軍并進漫散軍士減躲山林者詔書到日爲始限一箇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原衛所着役

一 拋荒田土除有耕種納糧外其無人佃種荒田所司取勘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荒民損一 所在城市鄉村有骸骨有司卽爲收斂埋瘞毋致暴露

一 天下各都司衛所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衝冒矢石情有可憫見存者俱還原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陷病故者官則襲其子孫旗軍每名賞鈔五錠戶無壯丁補後遺下寡婦母女者所司善爲存恤原依親還鄉者聽從其便有幼男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 沿海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徃來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閣一 時倚重凡持相問所爲惟先生之啓回



方夷裔得一字室於王壁晞露碕危皎：大  
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  
先生之淑履如此天宜有以培祐之而漸蕩  
慘然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  
云異大順間同郡趙洪正學文集序希直為絕命詞云天降  
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修骨  
肉相殘兮至親為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  
忠臣發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  
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令尹郭紳又嘗即

先生故居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  
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成化己亥翰林謝鐸

遜志齋集序遜志先生自號正學蜀獻王所命洪

武二十九年六月間任將仕佐郎漢中府教  
授三十年九月尚在漢中今校南京錦衣衛  
鎮撫司暨簿除前編缺壞外所存簿籍載正  
學宗族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族叔文度文  
恭海敏族弟希定希用希善族姪孫起宗起  
成起莊小苟居安淵勝族孫崇儉



自祥藏以下  
迴書生所  
條之前

許觀字尚賓池州貴池人復姓黃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初歷詞垣禮部左侍郎屬官制改進位為侍中嘗草責燕王書北兵將至觀募民戰於池

文廟既即位乃召觀赴京師渡江中流船使者曰今至京須盛服行見禮若不先習至期不能無失乃朝服南向拜畢即自沉於水觀建文末還侍郎金華王仲縉有題黃侍中翠微書舍詩曰決策當大廷題名獨先奪又云詞

垣登南宮終歲知幾遷

鄒公瑾字吉之永豐人嘗官蜀之重慶後還大理寺丞少鄉鄒公瑾氏以簪纓故家且少間迂訓其志篤其才敏自弱冠即知所學然而不安於小成歲甲戌予胥會於右渝與之議論落可喜自是凡三會必握手劇談而知其所學益以進

王仲縉贈文

胡閏鄱陽人大理寺少鄉即時坐誅戮本月二十五日其男傳道亦典刑次男傳慶復俱戍



邊衛妻汪氏及二女俱配象奴

郭任字

鎮江府丹徒在城人戶部侍郎戮

死其子經年三十本年六月十五日亦處決

金山保廣西充軍三女俱象奴

盧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迥為人踈俊每飲

酣擅長謳人以為狂及歷任顯達恭順自持

北犯難持於戲文帝入漢尚資恭儉之風武

王紹周願廣至仁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於戲云係於戲  
即位者於戲  
下接上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郡臣軍民人等知道

昔者元末昏君壞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

臣擅權塗炭生民群雄並起曠世無君糜爛

鼎沸

天命我

父皇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

中措之衽席之上立綱陳紀政令惟新官守

其職民樂其生天下太平三十餘年不幸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述忠良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  
子澄王叔英齊泰等改更

祖宗法度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一日而殮七日即葬初崩  
之時持鬼見愁碗黃雄黃調水徧灑滿殿使  
穢氣觸忤梓宮及至發引仗劍在後謂人曰  
我伏此劍不畏強鬼矯稱不許諸王會喪如  
此詭祕事皆可疑居喪未及一月便差內差  
徃福建兩浙選取女子持後宮折毀掘地二

丈大興土木之王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教  
印經飭像禮懺飯僧糜費鉅萬甚至改去宮  
主名號捨輿道姑為徒尼媪出入宮闈穢德  
醜露瀆亂人倫滅絕天理又持父皇后御  
容盡行燒毀

上天怒其無道哭于承天門哭于乙字庫哭于

錦衣衛飛蝗蔽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

為惡起夫運糧點民為兵造作穢徵天下被

害持欵成造砲架雷其水持之船持欵守城雷雨震陷其城

屢修屢陷數十餘文欵天監奏天象大變占



云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於地用脚蹉踏怒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天不護我到去護他如此逆

天又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囊瀆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肉首誦周王于煙瘴穴墻通食休無完衣妻子凍餓及生一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困苦何可勝言不旋踵

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戍軍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齊王岷王皆其無辜降為庶人絕親之義素綱常之理我被他謀害到至極處無故調兵圍我宮城殺我父子到此之時哀號痛哭叩天呼地無所控訴圖全性命遂不得已欽承

祖訓興兵誅討在朝奸惡為父報讎保全骨肉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徃來中原遲回再四不肯長驅



觀兵濟南振旅河北朕之本心惟欲使之悔  
悟於是焚香告天盡誠具奏屢遣使者懇求  
息兵返以詔書辱罵斷絕不許容勅其總兵  
者獲我父子必盡誅戮勿令赴京必欲逞兵  
不顧軍士暴露寒暑百姓轉輸勞困無辜之  
人死者無算朕深痛切于心嚴約三軍不許  
妄殺一人類

天地祖宗鑒佑屢戰屢勝逾淮渡江若履平地  
入京之時秋毫無犯建文爲閣堅逼脅闔宮

自焚其奸臣黃子澄齊泰等已凌遲處死軍  
民人等皆無侵擾我今主宰天下謹遵  
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改敢違今天下  
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爲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  
百工技藝安分樂生若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你等自取其禍但有違犯  
難輕饒者諭之後依我言語永爲遵守共享

太平之福故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始睦族為先  
歷觀從古克致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明奄有萬方隆厚親及於異姓寰宇同  
風咸敦孝友仍遵吉制封建諸王藩屏帝座  
與國咸休允攸無道不孝不君不耻不仁不  
畏不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恣其狂悖悖祖  
滅親即位三年骨肉幾盡周王奉藩守法循

理匡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  
徧听讒言忽興師旅籍共資財空其宮室害  
其官屬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欲伸枉屈  
畧不加察即竄之婁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  
道路父子殊方幽囚困苦穴墻通食体無完  
衣窮窘挫辱淪於死亡誣構湘王令其闔宮  
自焚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師因代王於大  
同囚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賊賊之計不盡  
不饜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歆立朕為嗣允所猜忌無譽可圖聽信奸臣縱兵害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

天地神明

祖宗祐佑

皇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回允玆自知慚負天地無顏相見自焚而死諸王臣民尊朕為皇帝重念骨肉之情良深存沒之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齊南王於青州湘王賜諡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監還其封爵秦

愍王之子尚塈封為興平王尚缸為永壽王尚玠為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燠為平陽王濟煇為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燉復為世子次子有勲封汝南王有烜為順陽王有燿為祥符王有燾為新安王有炆為永寧王有燭為汝陽王有壙為鎮平王有焮為宜陽王齊王次子賢燧為樂安王賢焮為長山王賢寔為平原王於戲天有顛道厥類惟**章**若惡之應

**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攸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期百世本支之盛山河

帶礪資萬年盤石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元年五月十三日

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連境屢屬以邊事後懿

文太柔薨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欵正位東宮永固基本

不幸

高皇帝賓天允攸矯遺詔嗣位戕害諸王骨肉

懷憂之意已具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幾首

遣奸臣圖逼如釜魚置死決無生理朕實不

得已起兵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竟以一

隅之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

戰無算制勝**報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

爲也賴



天地宗社之靈

父皇母后之佑天意所集人心所歸是以至此

永樂元年四月

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子不祇不及

為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堯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報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

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胤子允炆幼冲嗣

立昏憑自暴顛覆舊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

舉兵攻朕必欲滅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

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功

父皇母后創業艱難不得已而應兵顛

天地之佑內難廓清允炆罪惡貫盈闔宮赴火

未諸臣民同辭勸進朕以

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熲



允燧仍錫王封不意允燧允燧弗知者躬自  
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謹責免為庶人  
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素**有  
承嗣其弟四子允熈生十有四年矣器資端  
重改封甌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祀於戲  
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悼叙之仁繼祖為重大  
展同氣之情庶續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永樂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立齋閑錄卷之三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  
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紀已悉受顯戮家屬初  
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  
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  
土

太宗靖難兵起南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  
將軍帥師百萬往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  
雄縣耿秉文等又敗於真定十一月景隆引



立齋閑錄卷之三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  
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紀已悉受顯戮家屬初  
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並習匠及功臣家  
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  
土

太宗靖難兵起南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  
將軍帥師百萬往伐前鋒將楊松等既敗於  
雄縣耿秉文等又敗於真定十一月景隆引



兵數十萬圍北平城再戰鄭村塢大敗明年  
四月引兵號百萬遇戰白溝河三進三却兵  
將漫散南走而德州等處俱失守時山東叅  
政鐵鉉募兵固守濟南閱三月北兵解圍退  
襲滄州

上既渡江駐蹕金川門潭王及景隆開門迎納  
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天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師曹  
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承

襲賞銀四百兩絲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尋  
命充

太祖皇帝實錄都總裁官其後闔門被監禁

景隆泗州盱眙人曹國公主之孫國公李文忠之子洪武十  
九年四月襲爵

鄭錫字彥嘉建寧府旌寧縣人乙丑進士除監  
察御史陞湖廣布政司右叅議丁艱起復改  
北平布政司坐事謫安東屯召為工部尚書  
太宗登極轉刑部尚書後為侍郎趙璘讒間憂  
鬱成疾卒



仁宗初贈太子少師謚文安

黃福字如錫平度州昌邑縣人由監生授項城主簿遷金吾前衛知事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家大計洪武中起陞工部右侍郎永樂初遷左侍郎尋陞尚書北京初建改北京刑部尚書交趾既平置三司命掌布按二司郎在交二十年

仁宗初召還會交人叛鎮守尚書陳洽奏乞還福於交朝命福同將臣帥師以往及戰失利

交人不忍加害禮送北歸拜戶部尚書居數日轉南京戶部正統初加少保仍兼尚書守備南京五年正月卒成化三年五月內贈太保謚忠宣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上前并指公為奸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奸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

楊上奇撰神道碑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三十年進士禮園



第二人除監察御史壬午出為福州府福臨縣知縣清白公勤士民敬服永樂中遷禮部主事時呂震為尚書屬官歸附者率得遷昌隆以罪去之卒擠之死主事以下出揚士奇所撰山東參政陳士恭墓誌

茹瑄衡州衡山縣人洪武中由監生左遷通政

甚稱

上意屢遷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建文中以尚書掌河南布政司事

太宗登極以奉

天征計功封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子太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一千石

王鈍字士魯河南太康人洪武間由吏部郎中為福建布政司參議陞參政寬慎廉介民懷其惠建文時遷戶部尚書靖難兵至鈍走出城已而歸附

史本云走出城外不死降布政着致仕子

璽戶部侍郎孫二



過江南詩 有闕文

臨江號名郡麗澤傳自昔豈不產異人為茲壯  
顏色云胡百年間不見有遺跡館人聞我言掩  
袂長嘆息扣之至再三欲語還歎踏為說有好  
臣名字不記憶道是練狀頭適遭

陽九厄

飛簡論魏曹戮

力事

討賊泪沾臆膠固不知幾

祗顧順與逆

奇禍嬰六戚茲事有始

末賤子請掛

神考早謝世太孫推正適母妃開平家元勛載  
帝室姻婭盡雄豪健鬪萬人敵隱然九鼎  
嫌隙一以聞讒言肆罔極

見乍居然尾不掉大都勢偶國時有黃太常  
輕佻故無匹伴讀 東宮 蹤跡類叔文論

事時造膝一旦削候王匆惶何太急細人暗  
大體國象此焉隙漁陽擊鼓來六軍盡股栗  
齊公為司馬折衝乃其職堂堂正正旗誓師  
嚴紀律內相方夫子蚤學富經術倚馬草檄



文樞機竇密勿又有黃門陳自少稱英特五  
**畝**給緇黃異端恨至骨餘者亦黨人我今半  
遺失當其橫行時俱立萬仞壁之死矢靡他  
鼎鑊甘如蜜仰視三光高萬古常昭晰俯視  
五岳尊坤維賴以立父母俱不顧天常不可  
易妻子豈不愛吾分當自適寄語謝諸親業  
緣皆宿積慎勿我怨尤怨尤竟何益所貴賢  
士摸萬段何足恤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  
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簿書日埋頭面面

嘆守塞乍聞毛髮豎空拳幾欲擊孤我守夜  
長四壁蟲聲唧唧不成寐此意誰能識聖  
人順天命四海瞻堯日爾胡守蠶愚甘心取  
族滅不見解與胡乘時附鳳翼恩寵日日加  
聲名垂簡冊

太宗興靖難之師

仁宗以燕世子居守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  
萬圍北平城時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  
數夜使人開門斫敵營驚自殺或至明乃定



遂退營數十里

今編入歷代君鑑錄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允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昂為北平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吏李友直密聞於

太宗義旅既舉遂擢用友直

楊士奇撰李尚書友直墓誌

洪武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北平布政司吏李友直

清苑縣人

首告布政使張昂謀反奉

太宗聖旨昨日送張昂反詞的吏除他本司官

欽此授右叅議前去楊柳青等處拘收糧米及提調宛平大興兩縣人夫挑齊化等門城壕十月南軍圍城同叅政郭資守各門既而聞白溝河聲息又同內使賽因帖木等守平則西直等門又差長蘆截南京運來米及平都司來攻又守禦各門往來通州來平保定等處守禦及探聽聲息後遼東軍攻通州又同承奉李謙守門

見吏部驗封司卷第簿內又楊士奇有反互墓誌

是年七月初六日燕山右護衛副千戶譚淵



於端履門擒挈都指揮謝貴布政使張昂等  
官及攻奪九門隨征真定及鄭村堤等處殺  
敗曹國公等軍馬攻破九門營寨三十四年  
至夾河轉戰所乘馬蹶被殺

七月初五日為奸臣齊泰等變亂

祖宗成法調兵殺害親王車駕奉

天征討克懷來八月克雄縣鄭州攻圍真定九  
月接應永平十月攻克大同十一月鄭村堤  
大戰大捷十二月取廣昌三十三年正月取

蔚州攻圍大同四月白溝河大捷五月圍濟  
南十月克滄州十二月東昌大戰三十四年  
三月夾河大捷閏月藁城大捷十月克保定  
西水寨三十五年正月克東阿東平汶上沛  
縣四月小河齊蜀山靈壁縣大捷攻破營寨  
五月至泗州降之過灘河六月渡江十三日  
平定京師

朱能洪武甲戌襲父職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  
靖難之師初與離陸容議惟河間忠武王

張



與王與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搆造禍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撫援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蘇州擒其將都指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求定密雲從

上攻溧河既還從克雄縣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擊於月樣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於鄭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漳沱河東文衆

尚數萬復列陣嚮王王奮勇大呼衝入敵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來降者三千餘人

上大悅贈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城急王從

上赴援江陰侯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戮其拒命者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城王從

上至鄭村塢與景隆狼兵遇大戰敗之城中亦



出兵夾擊景隆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次第悉下景隆復收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禦之王為前鋒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庫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前鋒又大敗敵兵盡克其柝柵敵走保濟南王率衆追之至鐔山敵嚴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衆釋兵降者萬餘人王以聞上悉撫而縱之蓋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

復開志然

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破其東門入城斬首六萬餘敵震懼遂獲其總帥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

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為奇兵前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敗平安兵於藁城追奔至真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汲遂畧德州克東阿東平破



汶上諸寨設伏泚河敗平安兵十萬餘進戰  
小河為敵所乘稍却諸將遽請旋師獨王力  
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輒自沮項  
羽百戰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

殿下舉兵來克捷多矣此小挫何足致意但當  
以

宗社為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笑曰爾言深合無心遂行至靈壁敵盛  
兵迎戰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  
陳暉平安叅將馬溥徐真及都指揮三十餘  
人獲馬二萬敵衆死者屍蔽原野降者數十  
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遂  
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

揚士奇撰能神道碑能封  
成國公迨封東平武烈王

張玉洪武末調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癸酉追  
虜至黑松林甲戌征野人等處陞北平都指  
揮同知戊寅朝廷用讒加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惟惺謀畫悉以  
任王王推誠至慮夙夜匪懈事可否進止衆  
論紛紛米定者王正色數語決之咸中機宜  
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  
撫順討逆三日誠內外悉定師將南出王曰  
不先定蘇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時薊  
州守臣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  
出戰遂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  
用釋不殺送詣北京遂撫軍民是夜急趨遵  
化預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為本遂  
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  
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其將斬之餘不傷  
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  
望風輸款從至滦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  
在鄭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上悅遂發兵命  
王為先鋒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擒潘楊時  
長興侯耿秉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王自請



往硯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為也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無所嚮且度可以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汝言合吾意倚汝一人足辨明日抵真定接戰秉文大敗幾被擒獲其左副將軍駙馬尉都李堅右副將軍都督竇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三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謀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重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



襲之可免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  
斬其都指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  
城中頃刻而定北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  
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援從之徑擣景隆  
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  
軍不支遁去後攻廣昌蔚州進攻大同悉下  
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後復至王言兵  
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衆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  
馳擊之斬獲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  
濟南王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  
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  
創而歿

十二月二十五日云

楊士奇探王神道碑王以都司同知舟追討而為河間忠武王



太宗起義靖難公以驍勇著稱吳上白溝薊城  
滄州夾河東昌之戰輒賈勇當先及大軍至  
淮先遣公銜命渡江遂為敵所害時洪武三  
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也

王英所撰燕河千戶贈北平  
都指揮僉事武勝墓志

顧成洪武二十九年陞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充征南總兵官既歸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  
命往禦至真定靖難之師繫公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繫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受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

故言已泣下公亦泣遂遣原獲人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考奉命輔居守有腹心  
之寄姚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  
圍城

仁皇於軍旅調度恒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  
進曰顧城南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  
言皆計合機用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  
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議得效尺寸足矣賜  
以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數圍城卒以



敗去者多用公謀也

楊士奇撰鎮遠侯墓碑

李彬為濟南衛指揮僉事洪武卒未從穎國公  
征北虜累有擒獲

太宗皇帝居潛邸聞其驍雄召見與語奇之遂  
隆眷注後領兵駐劄廣昌靖難兵起公為前  
鋒首率兵攻克薊州遂進指揮同知攻克雄  
縣鄭州進指揮僉事已而戰真定援永平下  
大寧剗渠上取廣昌明年臺白溝攻濟南進  
都指揮同知其冬破滄州明年斫敵單橋擊

衆藁城追奪順德界地定州進都督僉事冬  
戰楊村中傷俾還北平輔世子居宇

上既正位宸極命護中宮至京

倪謙所著聖城侯贈茂國剛毅公李彬傳

孫公岩既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已郊

太宗舉義清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  
歲南兵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  
燬樓堞公率衆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  
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卒大呼陷陣士氣爭  
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饋送船三百



餘缺資糧無筭以功陞指揮僉事保鎮通州  
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城攻戰  
矢石交下敵乃退走陞都指揮僉事壬午春  
南帥平安督遼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  
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亡道也不若及其  
始至而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紀  
其鋒而城上亦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無  
復來攻者

楊少師崇所撰志  
城伯孫公神道碑

陳珪為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洪武三十二年七

月內攻奪九門從征雄縣取鄭州擊真定援  
永平陞本衛指揮己而克大寧戰填上陞都  
指揮僉事三十三年攻海洋克兔耳山三十  
四年破楊村大戰通州陞中府督僉三十五  
年拔薊州敗東軍於別山遂留守北平

洪武三十二年大興縣生員劉中孚被遷守安  
定門中心敵臺當年入王府辦事庚辰三月  
差往保定招撫人民趨運糧儲辛巳差同官  
石童守通州八月東軍臨城中孚與陳珪等



出東門外截殺全勝而還已外靖難師與徐  
忠以濟陽衛指揮僉事鎮開平首從義旗克  
密雲克推縣真定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埧  
取廣昌薊州戰白溝河進攻濟南克滄州大  
戰東昌及夾河攻彰德破四水寨克東阿東  
平汶上大戰靈壁遂從渡淮及江至京師以  
功封侯

薛祿以戎伍從攻九門克薊州遵化拔密雲攻  
雄縣追敵鄭州戰真定生擒敵將左副將軍

駙馬都尉李堅陞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從  
援永平下大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  
北平城祿還先遇其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  
至從戰鄭村埧敵大敗陞指揮同知從克廣  
昌蔚州攻大同率居前哨獲敵人馬遂南征  
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  
州大戰東昌祿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  
與戰敗之獲馬三十餘匹敵悉衆來追祿復  
奮戰大敗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



師皆擊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澤沱河右軍  
力屈祿率衆馳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  
敗走追至夾河斬馘無筭明日戰單家橋祿  
馬蹶為敵兵所得拔劍斬敵兵復上馬督戰  
遂敗敵將平安軍以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  
及攻西水寨生擒敵都指揮一人斬獲尤多  
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經戰淝河大店  
小河汴隄靈壁遂渡淮渡淮入京師

侯薛祥  
墓誌

見楊士奇  
所撰楊武

靖難初陳賢以護衛指揮僉事攻奪九門從克  
堆縣鄭州其年冬陞北平都司僉事已而援  
永平敗敵於海灘退敵於塔河解通州之圍  
三十四年十月陞右府督僉三十五年仍居  
守北平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  
瑄具舟迎濟

上正大統進封平江伯

瑄字彥純合肥人楊士奇  
所撰瑄神道碑

吳中為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碑至大寧公以衆出迎

上一見拔於群衆中賜衣命守會州南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薊州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

問陞經歷給餉運督城守

楊士奇撰少保吳公墓碑

金忠僑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公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

伐明年署長史

楊士奇撰金尚書墓志

中山武寧王四子長輝祖襲爵魏國公次增壽

當

太宗皇帝靖難有翼戴功而竟死非命初追封

武陽侯進封定國公謚忠愍

楊士奇撰其子定國公墓碑

奉天征討官員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奉

制封

都督僉事王福為中府左都督洪國公

都督僉事朱能為左府左都督成國公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張武為中府都督同知成陽侯食祿



一千五百石

鄭亨為中府左都督武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陳珪為後府都督同知泰寧侯食祿  
一千二百石

孟善為右府都督同知保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  
火真為中府都督僉事同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忠為右府都督同知靖安侯食祿一千石  
都指揮王聰為中府都督僉事武城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

都督僉事徐忠為前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一  
千五百石

張信為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隆平伯  
李遠為中府都督同知安定侯食祿一千二百  
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郭亮為左府都督同知成安侯食祿一千二百  
石子孫世襲成安伯

以上俱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房寬為恩恩侯食祿八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無階勲

右都督顧成為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府右都督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徐祥為興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徐理為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僉事李濬為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襲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襲

都督僉事唐雲為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

都指揮使孫岩為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使房勝為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都指揮使趙彛為忻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陳旭為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督僉事劉才為廣恩伯食祿九百石子孫世襲  
襲指揮同知

以上俱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崇祿大夫  
柱國

都指揮同知張玉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崇祿大夫柱國 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崇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謚壯節

曹國公李景隆為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祿  
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襲

兵部尚書茹瑄為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崇  
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  
食祿一千石以給本身

都督同知王佐為中府都督同知順昌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都督僉事陳瑄為右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右王佐陳瑄供奉翊天運宣力武臣特進崇  
祿大夫柱國

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為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儀衛正張成為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駙馬都尉王寧為奉天輔運推誠効義武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  
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譚淵男譚忠特進崇祿大夫柱國新寧  
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太祖初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  
鎮服者遂以封

上

太祖嘗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建文君崩  
上以諸王及文武群臣之請即皇帝位時洪武  
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也詔改明年為永樂  
元年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

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上曰今之人才皆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一二年間便能成就又曰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未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

用共理天工何必致疑

以上俱歷代君鑑

永樂元年六月再脩

太祖實錄以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充都總

裁翰林院侍讀學士鮮縉充副總裁右通政

李志剛等為纂脩官十六年重脩

太祖實錄以尚書夏原吉監脩大學胡廣等四

員為總裁侍講學士魯滎等七員為纂脩官

是年五月書成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專斥

濂洛關閩之說肆其醜詆揚士奇白上命官

押回本貫會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笞以

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焚之

三朝聖諭錄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就文淵閣進學得脩撰魯滌編修周述曾孟簡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忱二十九人

四年四月從解縉之請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

太宗簡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七人者廬陵胡廣解進楊士奇永嘉黃淮南昌胡儼建安楊榮

永樂乙酉廣召文儒纂修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監修而擇六卿之二有文學者一人為之副遂以命刑部左侍郎劉

季篔

楊士奇所撰劉季篔墓志

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善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六年戊子月大典成廣孝潛郊舊僧也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橐楚王楨相繼來朝  
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  
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爾三  
人試言之揚金未及對

上顧臣問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  
東宮列稍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  
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有據乎曰朱熹家禮大畧如此  
上出片楮宸翰所畫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遂  
命鴻臚丞周昇馳賫赴陵俾率行之

聖諭錄

翰林檢討閩中王備與修永樂大典五年有旨  
戴頭中修書既而以目疾不能到館侍郎劉  
季麓奏請得旨帶鐐仍修書初備當大典諸  
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備曰譬之欲  
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箍桶料不有誤耶論  
者謂其禍以此



東宮傳

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  
太孫講讀明白特召蹇義及楊士奇對曰兩  
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義尚未  
決東宮云往者吾舉李繼鼎大誤後悔無及  
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學  
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臣中未  
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誠朝廷大體能直言而  
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  
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  
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令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丙戌三月

上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選副榜士於  
廷親試之

上御右順門命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  
試者從容盡所蘊勿苟且取具命光祿給食  
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為二



等付吏部授學官

補士奇送高伯琴序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慰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顧城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

安南陳日焜為黎季犛所弒季犛上陳竄氏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查詐稱陳氏絕嗣查為甥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

平適至京師憇其事季犛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乃遣使臣護送歸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軍張輔等往討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犛及查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犛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憲義等十人名命各



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縉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材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

駟會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士竒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是見也

縉士竒所撰解縉墓志



太宗時禮部尚書周納建諸封禪群臣亦多言  
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三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  
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  
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永樂七年八月北虜寇邊命淇國公竈福統兵  
三十萬討之福至猫兒莊敗績隻輪不返

永樂八年木雅失里拒逆朝命拘殺詔使侵犯  
邊境時駕巡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至是復詔

皇太子告

天地宗社及詔告天下興兵庚寅二月發北京  
上出塞踰五雲關道厭虜川五月己卯至玄溟  
河本雅失里率衆迎拒

上以數百騎獨先大破之諸將率麾下繼進虜  
衆有釋兵以其兵來附者又有萬計



上皆諭遣之虜平獨支寇阿魯臺聞天兵且壓境率衆先遁

上命還師撲之六月甲辰至靜虜鎮寇迫急請降上曰詐也麾將士上馬控絃以俟言未既虜悉衆薄我右翼諸將赴之未決

上麾虎賁三千奮進斬虜大震怖悉解兵伏降阿魯台以數騎遁遂誅其同惡盡釋其餘從而撫定之由是瀚海以北沙漠萬里悉平封山勒石紀述功德七月壬午還至北京

皇上稽古定制肇建北京首立

郊廟社稷之位以祗事

天地

祖宗百神先是詔太常以群執事之半詣北京而神樂觀提點徐善淵恭承詔命率樂生三百人就道

永樂十二年二月巡狩北京詔

皇太子監國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



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永樂十二年

上親率師五十萬往征瓦剌胡寇峇里巴馬哈本太平把秃孛羅等以三月十七日啓行六月初至急蘭忽失温峇里巴等掃境來拒可三萬餘人須臾間再戰皆退却寇大敗人馬死傷無算遁至瓦剌可後每遇寇輒擊走之至十七日阿魯台使人來賜以衣服等物遣

還之旋即班師八月朔日駕至京師

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詔罷朝賀宴會之禮

永樂十四年四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尚書呂震亦言宜如訥清不從

十二月黃淮楊士奇等所採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進銜

十五年三月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



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所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參議又以李志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縉殿

上遠出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

年

十三年三月

死獄中

楊士奇所撰縉墓誌銘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

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政朔時  
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  
卒平之為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  
縉言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之言天順  
日錄  
太宗皇帝將巡北京召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

林侍讀黃淮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  
士奇諭之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  
人輔導監國昔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  
齡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四臣皆拜稽  
受命其後凡下筆書論幾務必四臣與聞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  
有留京邸潛志奪嫡者日夜窺伺間隙從而  
張虛駕妄以為監國之過又結嬖近助於內  
賴



上聖明終不為惑然為宮臣者骨慄魄跪數見頌繫雖四臣不免或浹旬或累月惟准一

滯十年

楊士奇所書黃淮省愆集後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京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阻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

結嬖倖飭詐為問一二讒人助於外近禁之

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軍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



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請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崇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  
論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  
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誦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  
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

九月十七日也

楊士奇撰梁用  
之墓碑銘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重務悉咨聞施行邪僻  
傾險之徒不得聘其私戚所不便趙簡王時  
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  
輩潛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  
謀欲俟

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  
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壘粉而主  
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定



高密以語瑜駭曰柰何耳為覆宗滅嗣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格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諷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詔還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歷事

仁宗

宣宗

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

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

禮部尚書洪嘗云

太宗命予使外濱行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如何密奏來奏所書字源大晚至我即欲觀也予至於南京旦晚隨朝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朝勳臣某者語



詳侍從槌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群臣皆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媿其心見殿下之明斷住稍久隣居揚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及至安慶書回奏令所從校尉給驛驢資進也

水東日記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

楊士奇所著黃淮墓碑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營

膳

四夷館有八曰西天西韃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白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朝楊士奇等侍北虜紀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大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復公戶部尚書

楊士奇所撰黃淮碑

太祖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

仁宗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太子賓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

皇上嗣位一循

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今又引疾去

楊士奇送書少保序

太監木敬建文中人容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

上意尤未已諫者被重譴敬陳再四

上詈之曰反蠻敬曰蠻固不知豈敢反耶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為動

上徐曰我家養人皆若此人豈不誠有益釋之

南同行奉御張崇為道其事葉盛收以編日入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學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晏駕

東宮殿下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



衛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軍為變  
遂秘不發喪

永樂二十一年也仙土于把台等率領部屬來  
歸封也仙土于為忠勇王以把台為都督二  
十二年北征忠勇王及把台隨駕黑松林後  
正統十四年二月把台由都督進封忠勇伯  
十四年忠勇伯把台隨駕征迤北

太宗皇帝興靖難之師

仁宗皇帝以燕世子奉命居守李景隆引兵數  
十萬圍北平城中兵不及萬人晝夜拒敵數  
夜使人開門斫敵營驚亂自殺或至明乃定  
遂退營數十里

太宗既正大位陞北平為北京仍命居守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畢周顧林旁見  
仁宗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  
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陵  
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留從容與語至日夕知當時事者蓋鮮矣

歷代君鑑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保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答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君鑑

二十二年十月賜愆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先是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間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二月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類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放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調充軍者亦宥為民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



仁宗登基思念舊臣贈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師謚文安贈戶部侍郎王鍾太子少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智太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善述俱太子少保濟侍文敏善述謚文肅北京吏部尚書朱濬謚榮恩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贈少師北京禮部右侍郎楊泰賜戶部尚書大醫院判蔣用文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泰靖洪熙

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惟宗廟以四時享

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

宗廟等遂召禮部改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史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五人

翰林學士楊溥侍讀王進

字汝嘉蘇州人

翰林院五經

博士陳繼

蘇州人

吏科給事王榮

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  
楊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以未見

上曰蹇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對  
曰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定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  
士奇至奉天門諭曰朕監國二十年為讒慝  
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臣  
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吾即去世後誰復知吾同心一誠遂出三  
教三印四兩人皆拜而退踰月宮車晏駕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天位隨仁孝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就學  
太宗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  
學孝及翰林內閣之臣侍講讀



永樂七年駕幸北京

宣宗為太孫隨行道途所經

太宗親以上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服且諭以農民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征胡虜皆從行

洪熙元年四月御製

大明神功聖德之碑云洪武三年

太祖封建諸子曰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迩

北胡非有大器量不足以當之封

皇考為燕王三十年就國云兩奉命征胡虜踰

此漠萬里外朝其名王以下不得數計所得

却衆駝馬悉歸朝廷自是功名日盛而謙下

逾至會懿文太子薨術者言燕地有天子氣

高皇上賓建文君嗣位左右以王氣之言屢進

削奪之計時諸王多以罪削於是奸臣造誣

飭詐言



皇考之過筆書數下王府群臣惴懷

皇考諭之曰省己不愆奚恤外言哉凡四上章  
奸臣皆匿不奏而布置其黨於北平三司繼  
調八府兵圍王城護衛群臣言事急矣寧當  
僥伏作祝上肉乎

皇考曰此非上意奸臣所為耳衆曰朝有奸臣  
親王請誅之此

祖訓也奈何不率而坐受生執既而圍城兵增  
三匝衆忿趨出關

皇考不能止也遂聞赴關者咸奮死力一以當  
百圍城兵稍却

皇考泣曰汝輩成吾罪矣猶上章自白冀朝廷  
開悟也又為奸臣所格不達而京營數十萬  
兵奄薄城下於是

皇考誓天曰臣不敢負朝廷然奸臣之志不但  
在臣也臣不往請誅之將壞及朝廷遂以護  
衛將士赴京師冀陛下謝罪且而陳奸臣之  
罪請誅之既歸本藩時朝廷召四方兵皆至



道途所遇倒戈迎降

皇考撫而散遣之而多願留侍衛不去既臨大江獲江之師具舟迎濟守城親王開門豫待皇考慮驚乘輿駐金川門遣人奉章且陳所以不得已來朝之故奸臣蒼黃知罪不宥閉皇城門不納而脅建文君自焚

皇考聞之大驚發衆馳救至已不及

皇考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固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意蔽於奸回不悟遂備天子禮歛葬釋親王囚執奸臣數其罪斬於市告謝祖宗梓北歸京師諸王及文武群臣合辭上請今國家無主願留以主

宗社臣民

皇考固讓親賢衆曰今嫡長與德咸屬殿下願早正位懇辭弗獲乃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皇帝位凡建文奸臣所削諸王封爵所



變亂洪武制席所廢黜洪武臣僚非其罪咸  
復之中外文武之臣無改

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臣請命親王及  
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皇太子不可至南京謁

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  
即位

太宗初嘗天壽山命皇太子偕趙王漢王暨皇

太孫往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

仁宗素苦足疾中官翼之循或時失足漢顧趙  
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

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哩嘆王回顧怒  
目者久之此雖出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

兆於此矣

水東  
日記

永樂十四年止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召  
隆平侯張信詢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以問皇太子對曰人言



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  
退召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  
當悉知昨日詢義回辭不知不宜言汝當為  
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  
罪朕既知矣如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東宮  
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人  
之一二又多出臆度非見實蹟此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授冊封國雲南不宜行復改

過清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  
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  
有實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  
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乘  
輿服餽挾私擊死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  
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禘其冠帶繫之西華



門外東宮叩頭懇為救解乃免遂命翰林院  
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  
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

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初高煦永樂中削  
兩護衛徒置安樂州至是招聚無賴授以兵  
器驅掠善良縱容軍士搶奪軍民馬匹擅放  
有司囚繫縱其為惡給與賞賚暗結都司軍  
衛有司官吏人等賞與金銀等物除指揮王  
斌知州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其餘各

授以職散刀與真定等衛軍官為號潛結北  
京官負軍民俾為內應於是北京官員軍民  
山東三司府衛州縣等衙門官員人等及其  
護衛親信軍校并被害民約五百餘人奏發  
其事

上親率六師問罪兵至臨境高煦仍擁眾抗拒  
翌日罪人斯得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  
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召  
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敢異議榮言請先  
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建謀之罪而六師奄  
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有虛實天地鬼神  
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辭榮勵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貴所繫漢府人狀云  
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  
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  
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  
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  
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  
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  
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處士奇曰為今之  
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



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  
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  
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  
溥士奇即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

見而有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  
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  
良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厄矣

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  
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



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與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群言

上言吾意思之

皇考於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柰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賚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一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觀行趙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踈斥之蓋上所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白金寶

褚文綺

聖諭錄



宣德元年五月纂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監修以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陳山張英楊溥總裁魯啓王英王直周述李時勉錢習禮余學夔陳循蘭從善蔣驥曾鶴齡王洪劉永清周叙孫曰恭敬翰雅楊藎繼陳中陳叙剛文奎節楊萼為纂修官書成

太宗一百三十卷

仁宗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冊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陽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本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謁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謁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求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多通顯

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陽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德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

有聞也

天順日錄

宗廟時三榜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勅



且薄吏部尚書  
但老成以此  
許在京五品以上官  
舉保  
右三十一字至由是  
以上

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由  
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己而奔競之風大  
作以賊露者甚衆尋有以妄言者遂罷御史  
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三楊之門  
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猶  
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  
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  
權遂移於中官王振和正倒置矣天順日錄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

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  
命觀戲曰臣雅不好戲命園拱曰臣不會著  
拱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以讀  
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日救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  
南京戶部優閑之實疎之也向使蹇夏諸公  
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疎之則君德可修  
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解縉評大臣十人何如縉每用八字斷



之首許黃福其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

載續傳

天順日錄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才且賢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

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諂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書數數戒飭謂賊專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強起抱病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衆



固宿將然倉卒賊驅象赴關衆亂聚被執寇  
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  
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  
等城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  
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帥知任等  
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以死者守帥隔  
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事  
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又以無官府上狀  
不可實故安等之節不得恭白於朝世之所

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  
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  
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安字志靜  
元宰相史天澤之後今為豐城人年四十二

鏞字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

楊士奇撰史部中  
墓志

御史羅公肅字汝敬吉水人方

宣廟嗣位交趾黎利弗靖城山侯王通等用兵  
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督壘書諭  
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



勿往公曰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論賊可退縮  
不進乎賊雖兇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  
其國宣

上恩義利惶媿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  
人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陳氏孫高復命公  
往立之既至利以高已死乃張筵列女樂設  
宴公叱曰高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破其  
尊壘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  
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公還朝

王真撰墓碑載其事亦未知果然否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其辭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  
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出黎利之譎當益  
發兵誅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示之且  
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  
弱於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  
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  
曰求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



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宗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後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宗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憶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賜酒饌明日朝罷出高表示文武群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



弑毒霍國人

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救陳氏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群臣對曰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意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

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聖諭錄

宣德四年正月一日朝罷侍

上於左順門遙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



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涸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  
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於

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  
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宸前矣

聖諭錄

延平陳山平原戴綸莆田林長懋諸人皆

文廟簡命以授皇太孫經者相傳綸長懋素疆  
諫不少詭隨凡

宣廟有愆違多有聞于

文廟以故二人最為

宣廟所不樂山好順旨被寵信後

宣廟登極山由左庶子遷戶部尚書兼謹身殿

大學士綸遷兵部侍郎鎮交趾長懋由中允

除守懋林州長懋頗不平上言宮臣陞擢同

異祈得京秩坐怨望下錦衣衛獄并出其弟

刑部主事道節為慶遠府通判又勒令扳指

綸誣以罪械綸至京師置獄以死綸諸父河



南守希賢大僕卿希文其親族被逮大小男婦百名口家產籍沒長懋坐禁繫十年

英皇初立赦出之仍守蔚林州而希文幼子還州內見賜名懷恩成化間為司禮監大監云宣德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這帖子寫的官員姓名都是固守交趾城池盡忠死節的你同吏部計議褒贈祭祀欽此欽遵為照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係文職

官員別無事例緣係盡忠死節比照武職品級給賜所據各官褒贈未敢擅便定奪本部等部官於奉天門題奏節奉

聖旨知府贈叅政知州贈同知欽此

劉子輔廬陵人由監生為御史九載陞廣東憲使丁艱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叛寇黎利攻城勢猖獗他郡邑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効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



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闕以死無壹人降者  
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  
不可污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  
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  
家當時總師王通輩擁勁兵數萬不能禦賊  
竟棄城以去而蔡福之徒甘心從賊返兵來  
攻圍苟活且暮卒之不逃誅於國典與子輔  
同死節都指揮李任等諒山府易老政平知  
州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

詩乃與其子皆死

宣德元年留守事宜

一在京應有事故及各衙門具啓事件鄭王殿  
下襄王殿下同管凡有一應事務與太監鄭  
和楊瑛趙忠姚雲素誠廣平侯袁容武安侯  
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福黃準金幼孜  
都御史王彰計議亭當施行若係機密重事  
差人星馳奏報

一祭祀應合遣官者該衙門具啓照例遣官應



御祭者該衙門預期具奏待報行禮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請

一在京每日啓事只用啓本其各處奏報事務除機密軍情重事啓知其本差人賚繳奏請若係強盜反獄等事不可緩者即時啓知施行及遇有修理事械之類急用物件公同會計明白先行具啓開用另行具奏其餘事務合當行者即具啓施行可遲緩者將奏本送該科寄收候車駕回日奏請緣五府六部等

衙門印信扈從官俱帶去遇有施行事務合用白啓行移北京行都督府行部轉行南京該府并各部等衙門回報該屬施行但啓奉令旨止於原來奏本內批寫并抄呈立案其出事公文內不必云寫

一留守官員 管北京行後及行部等衙門事  
武職

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亨 都督張昇

山雲



文職

尚書黃福 李友直 黃淮 金幼孜

都御史劉觀 王彰 侍郎張瑛 王讓

陳山 甄儀 許廓 都御史陳勉

通政使李嘉 大理寺右少卿王文貴

光祿寺寺丞李郁 翰林院學士魯滌

王直 王英 鴻臚寺卿王勉

存留在京聽用

定國公徐景昌 武定侯郭瑄

武定侯郭晟 彭城伯張果 建平伯高遠

廣寧伯劉湍 忻城伯趙榮 安鄉伯張安

光祿寺卿胡容 都督郭鏞 徐景珩

宣德四年十月 日

上閱武郊外先期命諸將整搦軍馬扈從六部  
等衙門各令堂上官一員帶屬官一員隨帶  
前去特命豐城侯李賢都督蔣黑兒掌戶部  
事太子少師郭資兵部尚書張本都察院右  
都御史顧佐居守北京



行在禮部為公務事宣德五年七月初七日於  
欽定留守事宜

一在京在外各衙門凡有緊急重事差人賫本  
赴行在所奏請其餘常事奏本該科編收候  
車駕回日通類奏請發落

一各王府進賀表箋禮部具手本送司禮監交  
收差來人發回

一祭祀該衙門預期奏聞待報行禮

一外國四夷人員進貢到京馬匹先送御馬監  
收養方物送北京會同館頒放候車駕回日  
通類具奏進收臣等行在光祿寺支送下程  
一刑名笞杖徒流照例發落死罪監候奏請  
一扈從文武官員每人於行在兵部取到孳生  
馬內給與一匹作脚力

永樂中官署在京陵而北京設刑部車駕巡幸  
又稱行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  
辛丑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  
加以行在正統辛酉始去行在正六部之名



而金陵謂之南京官聯如故

宣德十年九月纂修

宣廟實錄以太師英國公張甬監修少傳兵部  
尚書大學士楊士奇少傳工部尚書大學士  
楊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楊溥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王直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陳循  
右庶子兼侍讀周述左諭德黎恬洗馬蘭從  
善侍讀苗衷時講劉永清高穀胡禎祁寬修  
撰周叙陳詢尹鳳岐孫曰恭習嘉言陳叔剛

馬愉曹鼎王一寧儀銘編修楊翥楊壽夫林  
文彭疏鍾復杜寧給事中諸懋監察御史邵  
裳與吏部主事劉珰工部主事洪熙禮部主  
事劉球大理寺評事張益為纂修官



立齋間錄卷之四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誠孝張太后之力  
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  
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太監王振雖欲專而  
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  
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  
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  
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招**振責之由是



立齋間錄卷之四

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誠孝張太后之力  
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  
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  
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太監王振雖欲專而  
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  
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  
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  
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招**振責之由是



終太后之世然後專政

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民多難而不欲其安樂也

天順  
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 年雷擊奉天

門殿鴟吻敕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振覽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

事牽之階前摔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  
許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體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魂付順子升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緇流誦

經度之

天順  
日錄

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編修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



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猝去支解其體由是人人益憚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听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益寵之愛泊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忍直前猝之亂毆致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尸於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

權者之戒

天順日錄

王振既得權喜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謫始懼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愴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為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惧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之在外方面俱見之一當朝親目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



百金尋常至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  
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  
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之去隄防勢不可  
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天順  
日錄

正統壬戌張太后既崩王振尤無忌憚作太第  
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於所居東以祝  
釐自撰碑文土木之難言者論其擅權誤國  
或有謂振陷虜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  
第没入于官後為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

以聞

裕陵大怒云振見殺于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  
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元官命於智化寺北塑  
像祀之敕賜祠額曰旌忠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  
廷恩德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  
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  
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  
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



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如前來東南騷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於民

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

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天順日錄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為主考官御史林鷄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王文俱在內閣循子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復考瑛倫又黜當時遂以瑛倫文章合格特賜舉人禮科



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黜罷不報  
儼等問罪還職未幾景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皇循發鐵嶺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基二家遇恩宥子姓放還倫有子宗彞  
第丙戌進士今為侍郎

太監阮安一名阿留交趾人為人清苦尚介潔  
善謀畫充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  
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祠公宇及治塞揚  
村驛諸河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說

而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  
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  
不遣一毫蓋中官中之甚不易得者嘗刻營  
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無不有作將傳布  
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皆有碑獨靳此  
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亦媚嫉云爾水東日記  
陳蕪交趾人末樂丁亥入內府侍皇太孫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曰王瑾  
字潤德又賜肅慎圖書武定州還賜御帶金



鞍廐馬及金帛寶褚陳廬陵循誌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蕪皆與征行皆被重賜又嘗被賜詩章及範金為圖書曰忠肝義膽曰金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跡雙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養子陳林一官令亦從其姓曰王春也其景泰中疾命太醫院官八人絡繹責御藥往視中官遣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從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鈔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

右者蓋蕪又有抱保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於末樂中如孟繼諸人可知自後益盛矣嘗記童稚時蕪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誌所不具聞蕪性慈仁而其下人則不可犯蓋中官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 知經筵事 太保寧陽侯

陳懋 同知經筵事 戶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陳循 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穀 兼

經筵官 戶部右侍郎兼學士江淵 侍講



學士劉鉉 吏部右侍郎俞山 禮部左侍

郎儀銘 兵部右侍郎俞綱 祭酒蕭鉉

左春坊左諭德趙琬

相傳云是時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不便俯仰無所得有一講官嘗拾以遺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讀學士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餘錢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公會講到君使臣以禮一章否

景泰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咬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賜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黃珣陳奏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宮僚羨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大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



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為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革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媿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

也

天順日錄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四等日太保寧陽侯陳懋加兼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王直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并兼

太子太師少保戶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書于謙并兼太子師吏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書王翔兵書儀銘刑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太保工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蕭鎡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翰林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項文曜為兵部侍郎時于謙為尚書文曜附之朝議患其黨比遂以李賢為兵



侍而遷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言官  
劾其儉邪謙力庇之時謂之于謙妾云每朝  
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  
朝亦然行坐不離離既在吏部亦如是吏書王  
直世稱儒者謙初甚敬之已而被文曜讒毀  
謙由是頗慢直嘗背論其老不去蓋文曜有  
代直之意其後謙為石亨所誣陷而文曜亦

因見斥逐

天順日錄曰按當時文曜文淵被御史練納等劾奏而奉左都王翱於是文淵罷以翱代之文曜居

位如故翱與王直仍兩  
尚書也

黃瓌廣西思明府人上世皆土官弟瑯以世嫡  
為思明府知府瓌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  
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  
境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瑯所部民兵四五千  
包圍其府黎明執瑯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  
貪虐之罪幽囚府監越二日并其父子俱殺  
之實瓌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灝陽以  
其事聞于官若欲為伸理者已而巡撫刑部  
侍郎李裳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等發其情罪



付獄究治之坐當死琰遣人赴京先賄有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琰遂蒙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大赦原勉復職已而陞都督叅將因此致仕

英皇復登寶位時琰已死發棺鞭尸以示鑒戒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事下禮部會多官議同使告禮部務其各官公平復正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

亦建言前事當將章綸鍾同拿送錦衣衛明年八月十七日為因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拿本月十八日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本月二十三日同卒於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英宗復位釋綸陞禮部右侍郎監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內追封為大理寺左丞寺補其長子國子監生

內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群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讀書以繫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六月莊以母喪赴京關給勘合八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旨這廝在南京十分無禮錦衣衛拿去着實打八十訖命擡送吏部去降

除陝西定羌驛驛丞天順元年三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前項所言奏疏以進俄遷南京禮部侍郎改刑部侍郎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薛瑄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



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抑權臣語  
遂為仇所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  
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摧奸追贈公翰林學  
士加今謚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恤禮儀光  
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  
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  
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  
將然其直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

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  
世之人紀矣顧若予輩之庸碌不足為輕重  
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  
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想平生三復  
慨嘆書此以識於其後云

景泰六年降各處脩志書事要條件俱准祝穆  
方輿勝覽采取詳密毋畧果無實蹟可采者  
則已

順天府准杭州府應天府 直隸

南北同 保定府同 隆慶州各州府 浙



江布政司各布政司同

杭州府所屬州縣各府同

建置沿革 郡名 至到 風俗 形勝

土產 山川 宮殿 宗廟 壇壝 館閣

苑囿 公廨 監學 書院 井泉 堂亭

臺榭 樓閣 寺觀 古蹟 祠廟 陵墓

祠墓 橋梁 館驛 池館 名宦 名賢

人物 科甲 題詠

前件自永樂十六年至景泰五年終照此采

取其十六年以前照十六年差去官員所采  
進呈見呈者各通謄寫來

總裁官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

閣太學士陳循

光祿大夫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太學士高穀

光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太學士王

文

資政大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



學士蕭鎡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商輅

纂脩官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彭時

奉政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劉儼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左春坊左中

允倪謙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直大夫兼右春坊右中允呂原

奉直大夫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脩撰林文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劉定之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李紹承德郎右春方右中允兼翰林院脩撰柯潛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周洪  
謨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溥  
承務郎左春坊司直兼翰林院編脩萬安李

泰

翰林院編脩黃鍊 陳鑑 劉吉 劉羽

曹恩 王猷 劉宣 童緣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李本 馬昇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 江朝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趙昂

翰林院庶吉士丘濬 耿裕 彭華 劉鈺

何琮 牛綸 孟勳 吳禎 嚴淦 尹直

陳政 甯珍 馮定 金紳 黃甄 夏時

王寬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  
群臣患之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  
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  
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



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御史五府六部堂  
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與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  
篤不過是日耳安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  
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  
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  
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  
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  
道中作封事草具畧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  
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早達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二  
人是之錄於會稿次日早具稿於朝集文武  
群臣石亨張軼張輔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  
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  
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文笑曰吾亦欲更也  
是日登正本進奏十有三日日本出奉聖旨朕  
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



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報院達道皆  
**教**教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進樊英曰  
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事  
官赴道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  
武大小群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不  
勝忻忭約曰若

上再不可若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  
朝若是

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  
主筆草奏草具畧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陛下

宣宗之子見深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  
成十有五日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



訛至十六日脯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本  
具門閉矣衆曰不先題知明白對仗陳進亦  
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  
故是日未午有貞自造亨家然燭時方出十  
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請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群臣失色  
須臾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懽騰以為復見太平本  
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  
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  
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  
商輅免還為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  
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  
自引千戶盧旺彥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曰  
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



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

上甚厭之事定日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事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

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

途矣成化改元脩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為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功以備脩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帝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  
循輩亦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  
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  
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  
其必然明日早覲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  
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  
于謙已遣人賫金牌敕符取襄王世子矣即  
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

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  
行拿亨數人掌兵者以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於太后寫勅旨與亨  
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為太逆奸惡然王文  
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  
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所  
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  
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  
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



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為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朱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禍烈益見天道之好

還也

天順日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

吉祥以南城之謀卯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王軌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游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丞



下拊軌等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柰何有真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聞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自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即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反

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真取鑰投水竇中軌等不知所為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

當濟否有真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印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城黯無燈火軌等入見

太上皇燭下獨出謂軌曰尔等何為俯伏合聲



曰請

陛下登位乃呼衛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  
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  
月光輝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  
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  
曰武士以推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陞座鼓鐘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  
林院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  
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

閣事

蘇林  
小說

景泰捌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群  
臣議立東宮事其本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



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景皇帝有病群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一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親見知少難起於是始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復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  
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  
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



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  
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  
請

太上皇復位太衆所為少無功賞切不可令之  
知令亨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  
庶幾功勛有歸權寵在己又與亨計必須捏  
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寬錄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耀聞  
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  
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古鏞丁澄沈  
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問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等十四五人皆  
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  
常卿許彬為大理卿薛瑄加禮部右侍郎  
勅朕居南內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幸奸  
臣謀逆武靖侯石亨等能機謀變當忠義奉



邀朕復正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係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軌為文安侯都御史揚善為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敕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求王勤論法度本當凌遲從重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克軍家小為奴着隨營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永遠

克軍家小隨往蕭鎡商輅王偉古鏞丁澄原籍為民欽此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求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阿從史廢黜正后內外朋奸紊亂朝廷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邪鉦有病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



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

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

宗社其一般奸臣黨陳循蕭鏌項文曜江淵俞士悅王偉古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舉發及朕復位這廝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求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廝每圖危

宗廟的情理窮究極惡本當滅族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奸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右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京刑部蕭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



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鄭太季敏孟鑑張膺  
沈翼張惠孫元真張純揚寧張敏王驂年富  
馬謹馬昂韓福樂悻程南雲蔡翼嚴僧姜勝  
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膺管京倉糧儲并  
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寫敕書着人鋪馬裏去  
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人列侍文  
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

無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  
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  
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

語尤詳

水東  
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  
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  
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  
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因慮文淵必  
及禍誅在旦夕一日通報陳都御史將至邑



人並驚惧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蓋廣東副使泰取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傳云

同上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雖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郕言是朕以弟婦少且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同上

正統十四年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又景泰



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惟忻鼓舞及石亨張軌輩竊弄  
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  
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  
亨輩遂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  
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  
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貞下之  
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  
是日忽雷電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灾京師  
震恐明日即將賢等降除叅政等官人以為  
感召天变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水  
電尤甚皆恐愆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  
安得即出

亨等又自以為功日在左右  
前後只得循從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一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  
朕前未嘗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  
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  
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石亨輩攪  
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  
幸而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  
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

哉

天  
日  
錄

上留賢為吏部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  
無可柰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  
厚具一盃酒接慰勸之權或有宣召喜見於  
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  
賢推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  
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  
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所言私情十  
中八九在廷文武之士踈者雖正以為邪其  
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在不知以



天理為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上同

英廟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衆論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賢時為吏部右侍郎亨即言于

上曰吏部尚書王翔老矣今可致仕即報翔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翔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如翔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

事已成矣為之柰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賢以翔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翔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公者非為公計為朝廷慮也已而賢為亨輩嫉出為福建叅政

上召翔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翔曰既不去福建令住南京去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即翔不得已而從之翔之欲賢遠出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也爾上曰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慕向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預議國事賢亦為衆所推入閣與有貞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遇之難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

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揚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其名初甚慚俱已而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許



御史不實意有貞與賢王使且激祥曰今在  
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  
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  
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甚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賢于獄是日  
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  
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  
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  
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於亨亦謂有貞

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莫  
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天順  
日錄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石虎奏害自  
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是虎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

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召錦  
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



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  
日錄

天順初石亨專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為何物賢深

憂之思欲息此風適逢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員缺有行賄於權貴之門者薦其名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重之未幾耿九疇自陝西來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論諄切深協輿論

同上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藁留閣中號



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特奏收簿秘內徐有  
貞既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英宗初復位石亨等能罷各邊文臣巡撫明年  
四月

上覺其謖乃命李賢與王翱馬昂議推進呈遂  
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  
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  
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

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尋復以圭總  
理貴州軍務

天順  
日錄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靖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  
人欲圖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  
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  
勢而成事亨等遂以迎駕功殺王文于謙等  
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軌封太  
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管爵黷貨無厭復位



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  
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  
臣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  
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  
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  
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虜頗  
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不實使人  
廉察果皆虛詐置虜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

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有之未幾家人傳說  
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  
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  
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  
幽明寃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  
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  
若以虜鎮大同誠為可懼在京武官多出亨  
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  
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須欲撲滅力不



樂多以下係石事  
不獄或法司請登其  
此履一錄之說歸論於

能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  
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杜稷綿遠兆端於  
此樂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  
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去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  
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  
達賢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  
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敢惧其害人不言可  
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幸  
甚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劾勞其實讒亂小人  
朕初即位時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  
換朕即斥之乃止及立東宮曰復曰其母如



內官吉祥居禁庭  
久為人推善和恩不惠  
初權納賄神祿祿祿  
使官而福處職祿祿  
進官而福祿祿祿  
而後始知不加恩澤  
心天快如君以事  
保陛下朕以此事  
祥之恩深在事  
官官多保軍  
為吉祥祿祿  
初以進官為功  
貴一官祿祿  
慶王初不為  
慶王初不為

欲漢不封堪精陳柳  
者祥祿祿  
此我伯欽列  
理力不敷  
馬官  
軍法  
月二日  
入內  
變之  
不測  
錦衣  
出京  
慶王  
右既  
乃如

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  
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  
於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曰太后方知其  
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皇帝  
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荊關左右曰若塞守  
斯關京屍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  
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

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  
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  
房間搶馬驚亂以為出征之軍及入房間呼  
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  
如俄又聞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  
出房至門前見披甲執刀者數人砍予一刀  
又打一背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執  
予手曰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  
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遂杲譖毀反欲相害提



杲頭示予曰誠為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  
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  
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而令人防予至吏  
部朝房尚書王翔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翔同  
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  
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翔等  
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東長安門又令披  
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翔等復解之忽有  
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  
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  
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  
宣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  
**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  
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  
**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  
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  
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



早撲滅之實

宗社之福也

天順日錄

皇帝勅諭文臣群臣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群臣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為前人累拘幽至今已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脩寬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繼其後庶副

眷念親親之意故諭

天順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上復位之初因思建庶人輩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即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



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至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孀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謂賢可發者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論文武百

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

既而為淺見者以利害阻之

天順日錄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軍都督府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歲己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艦直逼望海埚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衆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犒師秣馬畧不介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率壯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乃與之



約曰旗舉伏兵砲鳴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塙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打十教瓜不死洎

宣廟即位察其忠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為國子監祭酒倣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甚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

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

身矣

天順日錄

王直字行檢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除修撰侍講遂為春坊庶子兼侍讀學士

宣宗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

英宗即位命統



宣廟實錄總裁官陞禮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  
父之陞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再加少傅  
兼太子太師掌吏部事天順元年春致仕勅  
給驛還里卒年八十三謚文端

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本嚴姓永樂丁酉鄉舉明  
年乙榜授旌德司訓九載陞吏科給事中改  
刑科掌科事陞陝西右叅政正統甲子遷河  
南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陞左副都御史總  
督大同機務兼理邊儲景泰乙亥丁母憂有

詔起復至天順初元石亨修舊怨譴富被逮  
至京令致仕未幾起為兵部侍郎改戶部復  
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庚辰詔為戶部尚  
書甲申年七十卒於官謚恭定

耿九疇永樂年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兩淮

鹽運使正統中陞刑部右侍郎十四年轉右  
副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移鎮陝西天順初  
召還為右都御史將劾奏石亨事泄為所擯  
擠下獄出為江西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



使石亨事漸敗露朝廷念九疇老成廉慎適  
禮部缺尚書召九疇還

上憫其老命為南京刑部尚書及石亨被誅而  
九疇已卒成化五年伊魯裕任修撰歷叙九  
疇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忠誠鯁特懇乞賜諡  
特諡曰清惠

洪恩字

福州人鄉試會試皆第一由文選

郎中為山東左布政遷右都御史朱曾至京  
中官不識其人洎往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

妄訐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  
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  
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  
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笑於譎智

云

天順  
日錄

曹鼎為人䟽通俊爽初授校官不樂願得繁劇  
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  
遂登進士第一揚文貞公嘉其志薦入經筵  
復入內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揚文敏公沒後



議大事多決於龜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  
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  
東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有餽金  
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  
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  
後以病乞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  
交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  
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

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  
者衆目為奸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不能留  
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  
為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  
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  
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  
莫敢誰何竟至顛覆而後已天順日錄

處士吳夢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  
累辭不就教人舉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



已父在京時命還鄉舉姻而未至親迎後不行合卺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白昨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

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敬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咏物適興冒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揚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臣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笑其迂曾有咏挑一詩云



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  
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  
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  
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  
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  
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  
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  
逸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賫敕書束帛造其廬與弼接  
見之際即謂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恩但  
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弊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  
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東宮講學正宜老成



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召至文華殿顧問

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弊賜之賢曰再於館次張具尤

當

上許之次日見

豈無或忘况此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

上不肯受職三經  
後以疾不能動履留  
京而日不敢具奉再  
辭車皆舍新表曲  
回皆謂若肯就職  
有可行之道且京官  
早晚天津講學凡有  
補學進學之法  
必歸於德德行之或  
因其留可以開學  
皆考來開進言之也  
獨於此則理實則

最精白上勸務因治  
日勤政務凡天下美善  
一一親覽自新必先於  
書雖嘗滿漢格時  
春秋而早至合歲久

於萬機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理義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

有助於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又得請

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

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謹乞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欲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

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謹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終始成美尚得賜與為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勅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賢即拜賀云此舉實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天順日錄

曹欽反時文官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出誰肯出前惟兵部尚書趙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

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將勵士卒滅賊成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



不可下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

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  
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  
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朝廷之思者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  
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將全  
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附權宦將前時送去  
雲南二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收回物議沸  
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  
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  
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  
住定以為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  
憚于謙惧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南城

石亨等往來大同  
朔州左右若塞守  
開京城云云  
據國朝與故本  
以考下據與多不  
兼云云



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賄天下  
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  
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杜清等二十餘人  
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尔之所欲為  
者衆不知死謂咸曰我等賴老爹擡舉各位  
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若三公之位  
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  
不稱其謀及尔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尔為  
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

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  
尔等勉力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  
撫之素厚令石虎在彼充游擊將軍異日以  
虎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  
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則京城  
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裡河一道各議  
分其地而還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出征童先  
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此事不難但天卞各  
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為之未晚也童先曰



時者難得而易失者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  
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亨師還  
無功見

上於文華殿

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正月初二日大監吉祥姪昭武伯曹  
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  
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揮同知遂杲等  
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

悔之乃以聞內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為人惟  
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  
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  
于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  
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  
動吉祥初以迎駕為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  
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



文  
旗伏以下係別江條

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曹欽糾集所  
思之人謀為不軌會兵尚書馬昂懷寧伯孫  
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  
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  
內為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  
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  
遂果宅前遇果方出斬其首碎其旗鳴砲伏  
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屍  
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擊

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將開西壁以繼  
之仍分兩翼夾擊坐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  
潛脫而走續者又為隆所縛無一人得脫凱  
還之際諸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  
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  
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  
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始魚貫  
而來為蛇陳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  
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



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於我故縱其生路以逃之即圍師必闕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進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謚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罪死者至是寇害屏息傍海千餘里兵民獲安以至於今

出五倫書遼陽志及集中楊崇所撰碑

英國公張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祿榮貴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其餘勳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抗禮者洎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敢慢仍戒子姪致敬於



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  
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  
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天

順日

揚文貞公於本朝大臣為巨擘厠於宋之公卿  
終有媿焉試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  
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少造門者  
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舉之宜  
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

已被譴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  
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  
所行何相遠哉天順日錄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為敗德事若  
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  
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  
即改之子搜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  
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士  
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譽子之善



者即以為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  
矣及被害者連奏其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  
加罪付其狀於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  
之為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  
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疾不能  
起朝廷尤慰安之恐致憂後歲餘士奇終始  
論其子於法斬之鄉人預為祭文教其罪天

下傳誦

天順  
實錄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

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  
遂舉忱為侍郎往任之忱為人謙恭言若不  
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厓岸為之虛心訪問  
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  
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  
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  
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游其地者無虛日  
人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必往求之所獲  
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馬



上僅玉音云二係佳  
上文決日見

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天順日錄

上發玉音召吏部除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  
悚然驚異以為布衣召至一日受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  
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  
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  
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  
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為

當道論薦蒙

聖上厚恩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  
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  
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洎見

皇上之時幸不疾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  
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朝廷  
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為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



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  
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  
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  
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至却以此職授之賢  
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  
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  
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  
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

大臣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  
答朝廷至意問曰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亦不相拘聽  
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  
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喻以此意亦不受賢  
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  
無不加敬以為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  
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為之解  
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衰之徒



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媿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與弼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詐衷曲乞回賢謂若間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開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又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

天順日錄

富順黃仕儁景泰中為太僕少卿武臣石亨善之而五忠肅公亦愛其才天順初大臣多得罪罷仕儁由是遷刑部侍郎後亨敗仕儁與吏部侍郎張用瀚禮部侍郎蕭愨等皆貶秩

歲久百種豈無  
會錄五時一條  
文



出位方出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隔嬖隙滋萌  
災異荐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時公為  
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  
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  
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

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獻  
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干外  
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  
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

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



以天位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  
旦宜率群臣朝見於巡安門以極尊崇之道  
而又復舊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  
此則論誣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  
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引大臣  
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濱死者數  
卒無一言他及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

之俱欲重生會天天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少  
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  
復杖於闕廷因命杖公與同至日同死公幾  
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廟復登寶位

今上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

陞禮部右侍郎

出大和尹直所撰  
恭毅章公神道碑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既  
而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



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喜江西  
人物乃叶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咨德代  
之及薦太和尹直入內閣起求新劉敷長臺  
憲擢高安黃景禮部四人皆當世極稱沒  
廉耻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修  
節竟亦附麗一夔進工部尚書宣召亞吏部  
物議喧然不平獨羨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之  
介特未幾一夔先卒改省旋亦誅死直等相  
嗣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夔墓云云是全然

不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后

皇上臨御二十有三年既久於總攬洞鑒群情  
乃赫然漁比繩違更置一二大臣首詔直於  
南都參典密務且起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  
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劉  
公詔和為少宰黃公文昭二宗伯吾江右士  
夫素知剛介寡偶一旦聯陟輿論翕然稱快  
初直為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缺員  
歷城尹公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內以直為之翼一日逢遇歷城舉笏  
謝之歷城曰公簡在

帝心自此結怨尤深已而直服闋到京適令少  
傅大司馬馬公為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  
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為請補南京禮部  
未幾罷還宜經營再入歷城又不許直凡  
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後既與  
致省景輦擠罷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未  
云登名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惟斷斷焉

休休焉好惡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為一家  
中國猶一人伴無一賢不効于用

云斯為

有光於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媚賢忌能且朋  
比媒黠自底債僂為斯文玷亦無賴焉說者  
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城也既而冰山見現  
直與景等亦為臺諫論罷職名至指為小人  
之尤一網盡去雖若以譏刺歷城而亦若自  
嘲云爾



端儀嘗採取

國朝諸公遺文及

聖諭錄永東日記天順目錄諸書所載事堪  
為法戒者作為一書昨因借澄江取其數  
段并附己意彙奉本正

立齋閒錄卷之四

